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2017

8月下

STORIES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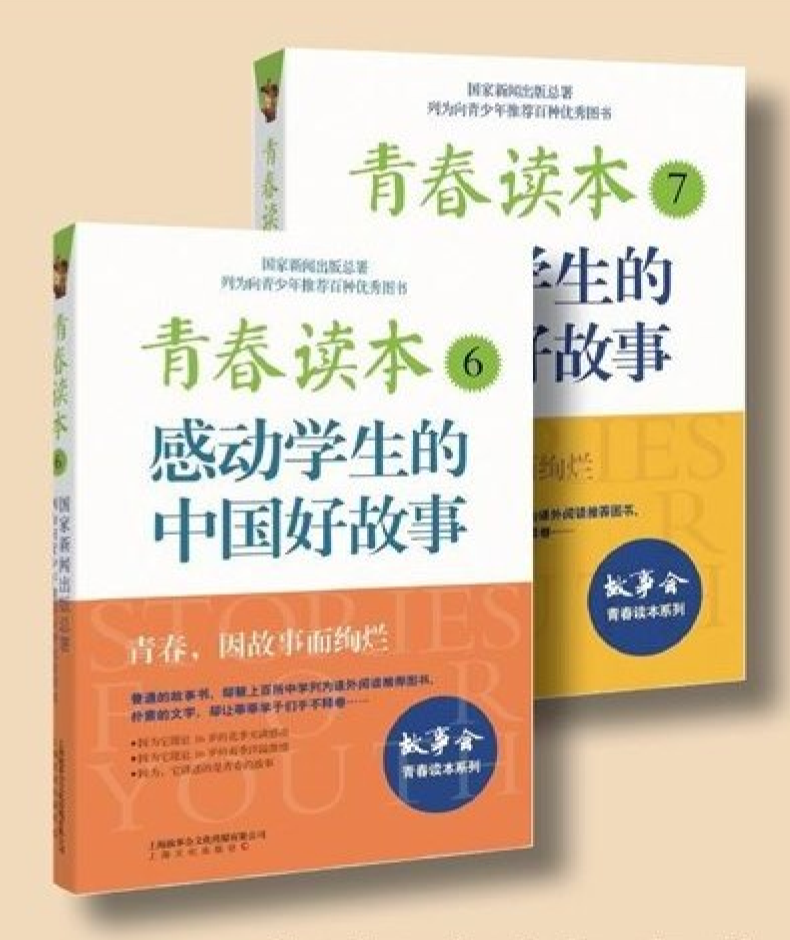
16

八月微雨
故事飘香

《青春读本》《滴水藏海》最新选本出版

《滴水藏海》体悟人生





《青春读本》分享感动

由《故事会》编辑部编选的《青春读本》和《滴水藏海》两套丛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学生读者的欢迎，多年以来畅销不衰。对于青年学生提高语文素养，作文素材的积累，以及人生观念的形成，道德品质的养成，都起到极好的效果。

现《故事会》编辑部最新编选的《青春读本》6、7，《滴水藏海》7、8，已于近日出版发行，每册 15 元，四册共计 60 元。

读者可通过以下方式购买：

1. 邮政汇款，汇款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 74 号，邮编 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2. 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网店 https://shop36332989.taobao.com/ 或扫描二维码购买。

咨询电话：021-64668742　64674759。

心宽路自宽



炎炎夏日，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早晨，男人洗脸时把手表落在了洗漱台边，妻子看到后，就把手表放到了餐桌上。不料，儿子不小心将手表碰到地上摔坏了。男人把儿子打了一顿，又数落了妻子一番。

接着，男人气呼呼地出门上班，快到公司时才想起公文包忘带了，只好匆匆返回家。可到了家门口又发现钥匙也没带，此时，家中无人，他只好打电话给妻子。妻子心急火燎地往家赶，慌乱中撞翻了路边的水果摊，不得不赔了人家一笔钱才脱身。等男人拿到公文包再赶回公司时，已经迟到了，为此他挨了老板一顿批评；妻子上班也迟到了，当月的全勤奖自然泡汤了；而儿子因为一早的不快，在校运动会上表现糟糕，输掉了原本志在必得的比赛。

有位作家乘飞机回上海，出了机场，她叫了一辆的士，司机一听她家离机场只有一站路的距离，就没让她上车。她又叫了另一辆，司机欣然答应，一路上，还和她说说笑笑。很快，车子到达了目的地，作家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司机能否等她一下。司机本想回机场继续接活，一听她这里还有活，立刻同意了。过了十几分钟，作家回来了，说要去郊区一趟。司机一听，乐了，去郊区至少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没想到自己无意中接了单大生意。

到了郊区，作家试探着问司机能否再等她一下，这次时间比较久。司机又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一个小时，作家回来了，请司机送她回市区的家。司机一听，再次喜出望外，他原本做好了开着空车回市区的打算。到了目的地，来回车费是 400 元，作家因为感激司机的耐心等待，执意付给了司机 500 元。

畅销书作家朗达·拜恩曾提出过一个“吸引力法则”：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吸引来的。同为小事，第一个故事中的丈夫因为心态不佳，“引”来了一家人一天的坏心情和倒霉事；而第二个故事中的司机因为好心态，“引”来了一天的好心情和意外之财。世事皆如此，越锱铢必较、尖酸苛刻，越容易失去快乐和幸福；越宽厚平和、宠辱不惊，越容易邂逅好运和福气。

（**插图**：丁德武）

637

2017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8月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2017年8月
下半月刊 · 绿版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朱 虹 吕 佳
本期责任编辑 朱 虹
电子邮箱 zhong98305@sina.com
发稿编辑
刘雁君 王 琦 黄怡亲 赵媛佳
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2325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 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广告业务 021-6433 4376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

媒体部

新媒体 021-6467 7160

故事会互联网 +

《故事会》微博 @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 元

数数

商人和士兵同住旅馆的一个房间。晚上，两人都急着要上卫生间，士兵对商人说："没关系，我是军人，还是你先用吧！不过咱们得立个规矩，里面的人数到三必须出来，让另一个人用。"

商人同意了，就先进了卫生间，当他在里面数到三时，很不情愿地出来了，并对士兵说："你快点数，数完了还得换我进去。"

士兵立刻进了卫生间，商人只听见士兵在里面数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

（董　行）





（本栏插图：包丰一）

婚姻状况

有个年轻人去一家公司应聘，他向人事主管递上简历，人事主管发现他在婚姻状况栏写着：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挤公交车，一个人晒太阳，一个人散步……

人事主管笑着说："你直接填你未婚不就成了，写这些干吗啊？"

年轻人振振有词地说："我这不是想告诉你们，我不仅仅未婚，我还单身嘛！"（火箭熊）

手　艺

有个胖子去洗桑拿，遇到一位手艺很好的按摩师傅，他忍不住夸道："师傅，我从没遇到过像你按得这么舒服的，你这手艺在哪儿学的？"

师傅叹了口气说："学啥啊，我不过是面点专业毕业的。可面点店得上早班，我起不来，后来知道这里不用上早班，我就来了。"

（梅之傲）

眼前一黑

小明眼睛长得特别小。这天，他问同学小红：“你要诚实地告诉我，我一笑是不是眼睛都没了？”

小红正犹豫要不要点头，只听小明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唉，不难为你了。我自己也发现了，每次笑的时候，我都觉得眼前一黑。”

（潘光贤）

带谁去

公司组织员工郊游，要求男的必须带一位女士，女的必须带一位男士，并且到了明年，还要带相同的人故地重游。

一个男同事问女同事：“你打算带谁去呀？”

女同事说：“我打算带我男朋友去，你要带你女朋友去吗？”

男同事想了想，苦着脸说：“算了吧，我还是带我妈去比较稳妥。”

（卧　龙）

想多了

一个学生参加军训，他发现教官走路时总是紧贴着楼房或大树，便问道：“教官，这是您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吧，为了防止别人偷袭？”

教官犹豫了一下，回答道：“不是的……这样走比较凉快。”

（广　丰）

穿帮了

两个学生溜出去玩，晚上回学校时被门卫拦住了。门卫瞪着眼询问道：“你们是哪个班的？”

一个学生吓得心惊胆战，胡乱报了一个班级，还给自己编了一个名字叫王维。

门卫登记完，又问另一个学生：“你呢，叫什么？”

另一个学生想都没想就回答：“孟浩然！”

门卫冷笑道：“来，你们把自己所写的诗都背一遍！”

（阿　贤）



暗号

小王去幼儿园接小外甥，小外甥看到他后，警惕地说：“你来接我，你有暗号吗？”

小王诧异地问：“什么暗号？接你还要暗号？”

小外甥一本正经地说：“妈妈跟我说好了，接我的人必须要说一个暗号，对上暗号，才能跟你走。”

小王只好打电话问姐姐，姐姐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暗号的事忘记告诉你了，暗号是……舅舅是小狗。”　　（兰之幽）

举报教练

几个人去驾校学车，遇上一个老教练，脾气特别火爆，弄得他们几个苦不堪言。

最后，几个人一商量，直接去找驾校校长举报。校长听了他们的举报，表情特别严肃，吸了好几口烟，才拿起座机拨了一串号码。

电话一通，只听校长颤抖着声音说：“爹，有几个学生举报你，你看咋办？”　　（谢　庄）

提　问

有个人在网上买了几斤小龙虾。过了几天，他收到一个网友的提问：“这家的小龙虾油多不多？会不会滴到我的兰博基尼方向盘上？”

这个人忍着笑，迅速回复道：“会呀，我就是因为油滴到了方向盘上，所以换了好几辆劳斯莱斯！”

（史志鹏）

喝多了

有个老大爷去公园散步，看见一个小伙子趴在池塘边，拿着吸管插在水里吸。老大爷好奇地走过去问：“这是干吗呢？”

旁边一个姑娘冷哼一声，说：“别管他，酒喝多了，非说自己是东海龙王，要把池塘里的水吸干。”

（步步清风）

外快

张三问哥们："我想业余赚点小钱，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哥们想了想，说："帮朋友拍照！"

张三有些纳闷："这能挣什么钱？"

哥们笑着说："拍得好，一块钱一张；拍得不好，十块钱删一张。怎么样？"（菊之雅）

打沙袋

有个女人和老公吵架了，就去报了个拳击班，打算发泄一下。教练指着沙袋，对女人说："你现在就把这个沙袋当成你老公，狠狠地打。"

女人打了几拳，教练觉得她的动作不规范，就把女人拉到一边，说："我打给你看，你应该这么打。"说着，教练往沙袋上重重地打了一拳。

谁知，女人冲过去，"咚"的一拳就把教练打倒在地，吼道："不许你打我老公！"（林冬冬）

做生意难

有个男人去找一个开超市的朋友借钱。朋友叹着气对他说："你知道我的生意有多惨吗？"

男人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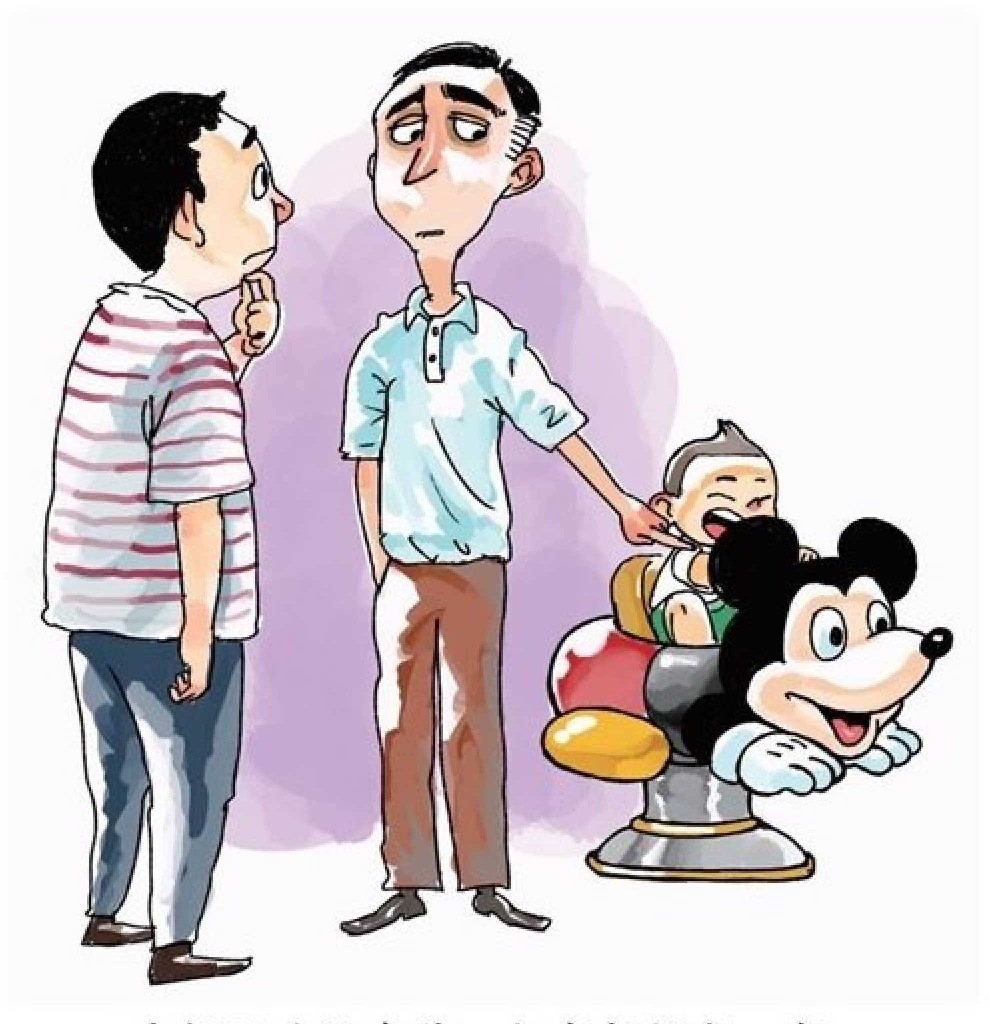
朋友指着窗外，说："你看，门口那两个摇摇车是我现在最大的盈利项目！"（大　志）

急中生智

十一长假前，小李突然收到一条祝福短信，是一个久未联系的大学同学发来的，他觉得这家伙八成要结婚了，于是急中生智编了条短信回他："哥们，我十一订婚，你来不来参加我的订婚宴啊？"

果不其然，同学回道："不好意思，我十一结婚，看样子你也来不了了。"

（大　鹏）



本栏目欢迎来稿。如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zhong98305@sina.com。





· 头条故事 ·

有的人明明活着，却因为骄横跋扈当了回“死人”……

差点死一回

阿超



清明节前夕，阿飞做了个梦，梦见太爷爷埋怨阿飞好几年没给他上坟了。阿飞不敢怠慢，天一亮就跑去买了个大猪头，兴冲冲跑去孝敬太爷爷。

到了山下，阿飞一看又高又陡的山路，不禁皱起了眉头。还好，山脚下停放着几顶轿子，看样子是抬人上山的。阿飞急忙过去打探，一个又矮又壮的轿夫问他：“活人死人？”

阿飞一愣，这还分活人死人？他好久不来，不知道这座山已经被规划成了公墓，据说风水特别好，四面八方的人正源源不断地把先人的尸骨迁来这里，这就有了抬活人和抬死人之分。

阿飞问：“当然是活人了，多少钱？”

矮轿夫回答道：“活人两百，死人一百。”

阿飞又一愣，这活人咋还比死人多一倍？另一个高个轿夫笑着说，死人就剩几把骨头，加一个瓦瓮，能有多重？当然是两个价钱了。

阿飞嫌贵，和对方砍起价来，可砍得口干舌燥，一毛钱也砍不下来，不禁来了气：“两百就两百，咱今天就尝尝当地主的滋味！”说罢，他提着猪头悻悻地坐上了轿子。

两个轿夫一勒腰带，吆喝一声，就把阿飞抬起来了。没走几步，路就开始陡了。俩轿夫还真不是盖的，一前一后，一矮一高，把轿子抬得

既平又稳，如履平地一般。阿飞坐在轿里，抽抽烟，喝喝水，看看两边的风景，别提多惬意！

越往上爬，路就越陡越窄，轿夫的脚步也越来越重，走几步就得停下喘口气。阿飞急着上坟，不时催促他们快走。

高轿夫不乐意了："哎呀，老板呐，这山这么高，哪能一口气就上去？"

这么一说，阿飞也不乐意了，说："你们不是卖力气吃饭的吗？这么个走法，卖的哪门子力气？没这个本事，就不要挣这个钱！"两个轿夫一听，顿时都不吭声了。

"伙计！"矮轿夫突然冲后面的搭档喝了一声，"啰嗦什么，走！"

闹了这么一个小插曲，两个轿夫看来是心里憋了一口气，比刚才走得快多了。阿飞暗自得意：真是懒牛屎尿多，不抽你还不走！

又爬了一阵子，轿子忽然又停下了。阿飞忙问："又咋啦？"

矮轿夫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说是到英雄梯了，阿飞得下来走这一段。

"什么！叫我下来自己爬？"要不是坐在轿子里，阿飞早就跳起来了，"你们刚才咋不说？两百块钱，还要我自己爬，你们卖的这叫什么力气？"

两个轿夫沉默了一下，矮轿夫说道："老板，这是规矩，到这儿都得下来自己走一段，过了这个英雄梯再上来。"

"什么狗屁规矩！"阿飞嚷了起来，"我出了这个价，就不愿意下，走走走！"

两个轿夫又沉默了一下，高轿夫沉声问："伙计，走不走？"

矮轿夫突然喊了一声："走！"

那英雄梯像是把一块大石头从中间劈开一般，果然像把梯子一样耸直。矮轿夫弓着腰，把杠子压在背上，就像个拉船的纤夫，而高轿



夫把手顶在肩膀上，像个举重运动员做抓举动作一样，踮着脚，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爬。

爬到一半，轿子突然往前一倾，把阿飞吓了一大跳。一看，原来是矮轿夫双手撑不住了，膝盖一下子跪到了石阶上。

高轿夫大声问：“前面……咋回事？”

矮轿夫大声回答说：“顶……得住！”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却没办法把双膝抬起来。

这时，正好有一行扫完墓的人从上面下来，一看这情况，喊了起来：“哎呀，这都出血了……”

阿飞一打量，只见矮轿夫膝盖下的石阶都被血染红了，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多少有点过意不去。

扫墓的人纷纷指责阿飞的不是：“这么陡的台阶，你这么一个大活人，就不能自己下来走两步？”

见犯了众怒，阿飞急忙说：“行行行，我下来了啊！”

哪知道，他这会儿想下，矮轿夫却不让他下了，怒喊一声：“坐好！咱是吃力气饭的，敢吃这碗饭，就有这个本事！”阿飞吓了一跳，只能乖乖地坐好。

就在这时，矮轿夫突然吼了起来：“伙计们哪——”

话音刚落，高轿夫跟着也吼了一声：“要顶住哇——”

矮轿夫接着吼：“往前走哪——”

高轿夫应道：“别趴下哇——”

听见两个轿夫吼起了号子，阿飞和扫墓的人都怔住了。在号子声中，矮轿夫也不知打哪来的力气，居然抬起了双膝，一边吼着号子，一边继续往上爬。

一唱起号子，两个轿夫就好像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力气，爬上了英雄梯，停也不停一下，又一鼓作气往上爬，嘴里还继续唱着号子。矮轿夫唱一句，高轿



夫就接一句：

“老大人哪——”

“轻轻走哇——”

“去你家哪——”

“莫回头哇——”

阿飞越听越觉得这号子别扭，一到山顶，他跳下轿子就问：“你们唱的什么号子，咋这么难听？”

矮轿夫笑着说：“老板，你也别怪我们，我们以前是抬棺材的，一到走不动的时候，就唱这个号子，唱着号子就有力气走了，说实话，我们在这儿还没唱过号子，今天实在是……”

阿飞顿时又惊又怒：这不是把我当死人抬吗？他想发火，却又发不出来，这都是自己坚持不下轿惹来的啊。他愤愤地朝地上连吐了几口口水，掏了两百块钱递给矮轿夫。

矮轿夫却说：“老板哪，这趟你也别给两百了，给一百就成了。”

阿飞忍不住吼了起来：“你们把我当死人啊！”

“这是规矩。”矮轿夫耐心地跟他解释，“抬死人是不能在半路下轿的，就算地上有刀子，也得趴在上面垫着，不能让轿子着地。活人就不同，中途下来走一走，这样就跟死人有区别了，没有那个晦气。”

阿飞听得目瞪口呆，心想我要是不给你两百，不就真成了个死人吗？他气哼哼地把钱往地上一扔，提着猪头去找太爷爷的坟墓了。

找到墓，阿飞把猪头一摆，直接就埋怨起太爷爷来：“老祖宗哇，我还以为你让我来拜你，是要让我发财呢，谁知却让我沾上这一身晦气，这几年恐怕都洗不干净了……”

上完坟，阿飞垂头丧气地正要下山，却看见那两个轿夫还在原地。矮轿夫一见他就说：“老板，来，我们抬你下山。”

阿飞恨恨地瞪他一眼，转身想走。那矮轿夫哈哈大笑：“别生我们的气嘛！我们抬你下山是为了你好，你见过死人被抬下山的吗？”

阿飞心中一动：说得也对，死人向来只被抬上山，从来没有被抬下山的道理，坐轿下山，就能摆脱死人的晦气了。他正犹豫呢，矮轿夫又大声说：“放心，这一趟下山不收钱，咱卖的是力气，也不用本钱，就当送你了！”

阿飞听出他话中有话，既后悔又感动，脸红红地坐上了轿子，说：“师傅，咱说好了，到了英雄梯那一段，我自己下来走。”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孙小片）

·网文热读·

一封装错信封的信

琴心

男孩和女孩是高中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了很久，可是谁都没有向对方表白。从高中毕业分别考上南北不同的两所大学后，他们便开始常常通信。写了三年多，他们都快大学毕业了。

然而两人也只是通通信，写些“有没有考试”之类的无关痛痒的话，而心里一直很想切入的那个主题，却从没有提及。

男孩想，她是那么美好而高贵，自己却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金钱、地位，更没有英俊的外表，他拿什么去承载对她深沉的爱呢？

女孩想，他是那样优秀而朴实，而自己却是如此平凡，她怎么敢轻易打碎他们宁静的友谊，向他说出那句话啊！

毕业在即，女孩从男孩的信中得知，男孩决定回家乡的一所中学任教，而女孩的父母已为她在另一座大城市联系好了一家不错的单位。何去何从？女孩非常渴望男孩的一个承诺。

一个偶然的机会，女孩路过男孩上学的城市，有几个小时的逗留时间，女孩决定去看看男孩，于是她拨通了男孩的电话。男孩刚接到电话时明显有些兴奋，但是稍顿，



男孩说自己正好有个家教，不能去接她，让她自己乘车去他的宿舍。

女孩没说什么，按照男孩告诉

她的地址找到了男孩的宿舍。宿舍里没人，男孩给她留了门，写了张字条告诉她,哪张床和书桌是他的，请她休息一会儿。

男孩的床和书桌很干净很整洁，书桌上的花瓶里还新插了一枝盛开的月季花，散发着一丝淡淡的香气。

女孩随手翻看书桌上的书时，有两封信被她不经意地带了出来。是男孩写好后还没来得及寄出的两封信，一封给她，一封给一个陌生地址的陌生人，名字叫吴小兵。

信还没有封口，出于好奇，女孩将写给她的那封信从信封里抽了出来。然而意外的是，从写有她名字的信封里取出的信件，抬头的称呼却是“小兵兄”。诧异了片刻，她一下子想到，也许是男孩将信瓤放错了信封，不禁对男孩的大意莞尔一笑。

再抽出另一个信封里的信一看，果然是写给她的，依旧是无关痛痒的话，女孩不禁有些淡淡的惆怅。

百无聊赖中，她读起了另一封写给“小兵兄”的信。

小兵兄：

近来可好？工作可联系妥当？我已经决定回家乡教书了，这是我喜欢的职业。你来信问及我的她，真叫我无法回答。是的，我还没有向她表白，正如你所说，我太怯懦，而她太美好，叫我太害怕会失去她。害怕失去她，不仅因为我需要她，更因为害怕这世上不会再有人如我这般深爱她，让她嫁给别人，我不放心……

在这封给“小兵兄”的信中，女孩看到，男孩深情地在她的名字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小小的心形图案。待到狂跳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女孩将两封信按名字重新装进信封里。

几天后，女孩收到了男孩寄来的那封信，是早已熟悉了的内容和平淡的语气，女孩却读得开怀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毕业后，女孩理所当然地也回了家乡。

结婚那天，女孩对男孩说：“你的那位叫吴小兵的朋友来了吗？介绍我认识一下，他还是我们的媒人呢。”

男孩脸上却露出狡黠的笑容，说：“可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叫吴小兵的人啊！”

（推荐者：宁　馨）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孙小片）



微信群的取名秘籍

@苏苏：六只单身狗，这不就是“六神无主”？

@oppc：我们寝室叫“六位帝皇玩”。

@溺爱我吗：群名称是“八路菌”。我们八个人的群名片分别是：金针菇、杏鲍菇、小香菇、茶树菇、白玉菇、正红菇、平菇、猴头菇！

@陶子桃子酱：作为程序员，寝室号是404，于是叫作“404 Not Found”。

@文Wen：今年复读，班群名叫“高三plus”。

@鹿不羁小同学：我们班22个妹子1个男生，群名为“苏培盛和他的娘娘们”。

@失足少女荒野求生：我们宿舍六个人，群名叫“重案六组”。

@苦苦的女超人：六人的家庭群叫“六国峰会首脑群”，不知道七个人时会不会叫“葫芦娃一家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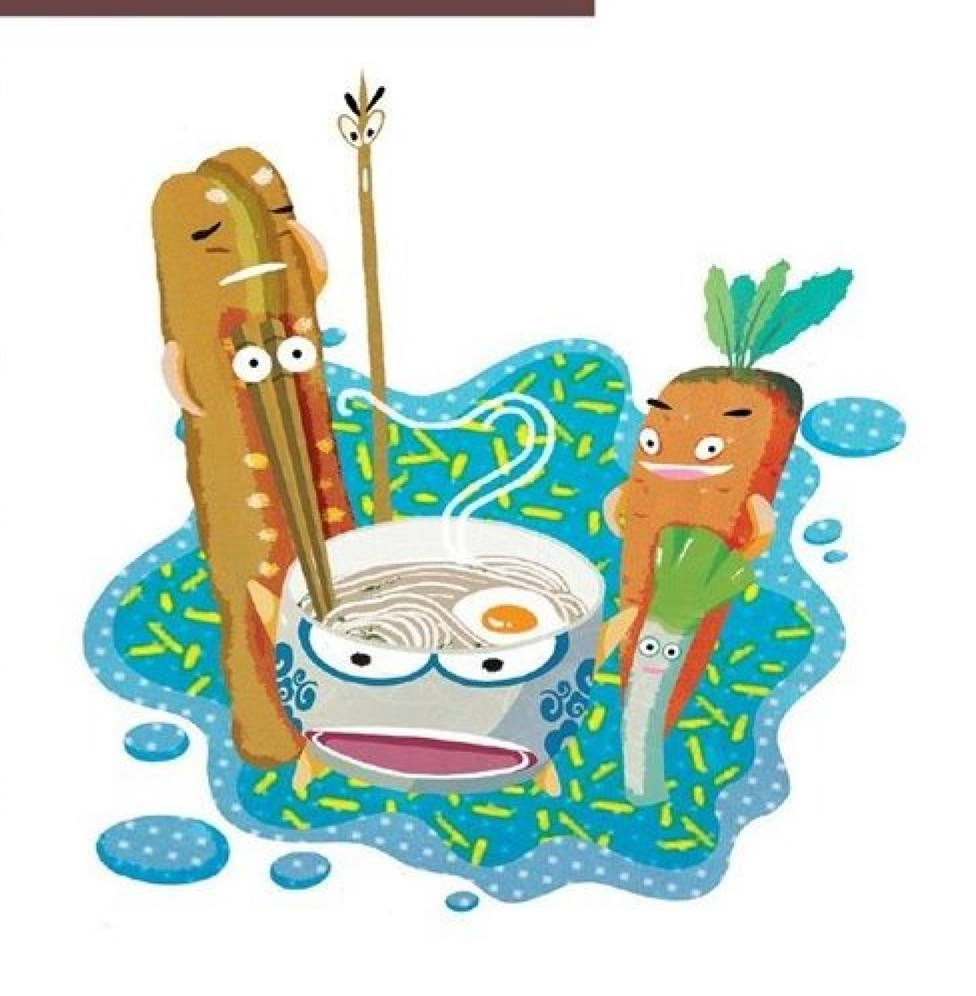
@EvildoerTing：母亲大人有一个闺密群叫“欢天喜地七仙女”。

（**推荐者**：荷之韵）

戏说“光棍儿”

- 大葱说：“我是清白的‘光棍儿’。”
- 竹签说：“我是宁折不弯的‘光棍儿’。”
- 面条说：“我是遇水就软的‘光棍儿’。”
- 筷子说：“我是见多识广的‘光棍儿’。”
- 油条说：“我是心太软而备受煎熬的‘光棍儿’。”
- 胡萝卜说：“我是红得发紫的‘光棍儿’。”

（**推荐者**：雨　辰）





你说过哪些能笑死人的谎话

◆ 一次考完试后，我用蓝色圆珠笔改老师用红笔写的考试成绩，50分改成80分，10分改成70分……回家跟我爸说老师改卷子的时候红笔没油了，我至今记得我爸看着每一张卷子上红蓝相间的成绩时的表情。

◆ 不想上学，跟家长说学校倒闭了……后来？挨揍了。

◆ 有次数学考试只考了23分，心情忐忑地回到家，不知道如何跟爸妈开口。突然，我灵机一动，拿着试卷对他们说："这次考题实在太难了，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同学也只考了30分……"

◆ 小时候不爱写作业，暑假开学交作业，跟老师说我奶奶不识字，生火做饭时把我作业本烧了。后来才知道，奶奶曾经是我老师的老师。

◆ 跟我爸说我这次考了100分，太高兴了试卷找不到了……我爸是笑着打我的。

◆ 小学时没得到奖状。我妈问我为什么，我想了想，说："老师发奖状，发到我面前正好没有了……"

（**推荐者**：悠　然）

女生最想要的浪漫邂逅

◆ 体育赛场跟人击掌，对方是个帅哥。

◆ 野外烧烤，旁边一名不认识的男生帮着翻木炭，他是个帅哥。

◆ 酒吧里服务员说"那边那位男士请你喝酒"，一看，是个帅哥。

◆ 遇到醉汉骚扰，有男生见义勇为，他是个帅哥。

◆ 偶遇读书时因客观原因分手的前男友，他是个帅哥。

◆ 走楼梯失去平衡，被后面的男生扶住，他是个帅哥。

◆ 住在隔壁的邻居来打招呼，他是个帅哥。

◆ 书店里两人同时去拿一本书碰到了手，对方是个帅哥。

◆ 男生主动帮忙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他是个帅哥。

◆ 在飞机上坐在旁边，去同一个城市，之后又在景点相遇，他是个帅哥。

（**推荐者**：潘光贤）

（**本栏插图**：孙小片）



故事会微信号：story63，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参与互动！

·神探夏洛克·

飞机机翼上的炸弹

这天晚上，夏洛克乘坐一架大型客机，由波士顿飞往西雅图。

途中，一个中年男人显得非常焦虑，不停地左右张望。飞机上的温度维持在25度，可他却捂着厚厚的毛衣和外套……出于安全考虑，空姐叫来空警，想了解一下情况。中年男人一下子变得脸色惨白，突然，他从腰间掏出手枪，叫道："举起手来，不要靠近我，都滚开！"

这时，坐在旁边的夏洛克探长趁其不备，猛然勒住了中年男人的脖子，并用手钳住手枪，空警迅速将手枪夺了过来。

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中年男人冷笑着说："别高兴得太早，这注定是一班飞向地狱的班机，我早就在飞机上绑上了气压炸弹，只要飞机从万米高空下降到海拔2000米以下，炸弹就会把飞机炸成碎片。"空警连忙跑到舷窗边一看，机翼下方果然有两枚黑色的炸弹！夏洛克探长想了想，和空警一起去找了机长。很快，飞机掉转了航向。一小时后，飞机安全降落在机场。中年男子目瞪口呆，他实在想不通，灵敏的气压炸弹怎么会没有爆炸呢？聪明的读者，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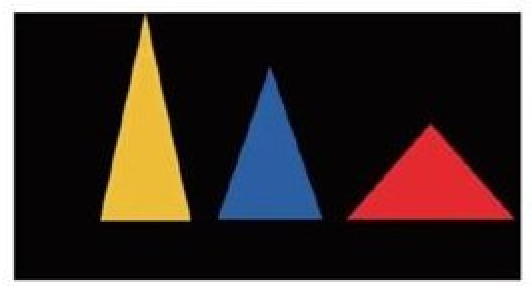
超级视觉　怀旧时分

照片中出现的煤油灯十分复古，现如今已没有人会再用了。用这样的灯，把夕阳"装"进去，似乎又一次点亮了这盏灯。有没有一种浪漫温馨的感觉呢？



思维风暴　面积最大

这是一道很多人答错的题目：图中面积最大的图形是什么颜色的？（脑筋要转个弯！）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您可登录http://t.cn/RKIZ1WN。
3. 购买2017年9月上《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80。



六婶说媒

□汪培君

六婶是个资深媒人，为人热心，很受村里人敬重。

这天，她从外村回来，在村口见着人就说，有个姑娘相貌美，天分高，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姑娘，要赶紧把这姑娘介绍到村里来。

这事儿传得很快，六婶到家不久，乔志就提着两瓶酒来了。

乔志是个建筑工头，他儿子三十岁了，有房有车，可就是没有女孩子愿意上门。乔志一听到六婶这儿有个好姑娘，便赶忙找来。

不料六婶对酒视而不见，也不开口，反而上上下下地打量他，看着看着脸色就暗了下来。这下乔志慌了，问："六婶，怎么了？"

六婶冷冷地说："你别看我只是个农村妇女，但这些年一直为十里八乡的男女牵线搭桥，连咱们的乡长都敬我三分。你一个腰缠万贯的老板，就这么裤头背心、赤脚拖鞋地过来，是不是看不起我啊？"

乔志觍着脸说："六婶，您想多了！"六婶又说："那我问你，你去乡长那里也穿这身？谈生意也穿这身？"

乔志硬着头皮说："还不是因为官场和生意场上的规矩多嘛！"

六婶冷笑道："官场和生意场上有规矩，我六婶这里也有规矩，



破衣烂衫的，该牵线的我也不牵！”

乔志无奈地说：“六婶，我回去换件衣服再来。”六婶这才把目光转向酒瓶，皱着眉头说：“把酒带走，六婶不差你这两瓶酒！”

从六婶家出来，乔志心里十分窝火，以前也没听说六婶有什么规矩呀，今天是怎么了？

回到家，乔志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又穿上锃亮的皮鞋，再次来到六婶家，先递上了一个大红包。六婶伸手接过，乐呵呵地说：“这样才是大老板的范儿。”



乔志想说自己来的目的，被六婶一抬手拦住了，说：“我心里有数，给你介绍儿媳妇，不仅要有好相貌配得上你儿子，还要有好天分，将来能在生意上帮衬一把，让你放心享清福。”

乔志一伸大拇指，佩服地说：“六婶，你像钻我心里看了一样。对了，就你今天早些时候说的那个姑娘就行。”

乔志以为这事儿就算定了，可没想到六婶又提要求了，说凡是来求她说媒的，必须是家中辈分最高的长辈，这样才算是对她的尊重和诚心。乔志听了，心里有些奇怪，但嘴上还是赶忙答应：“好的，我这就回去跟我爹说。”

乔志的父亲乔大爷一个人过，住着两间老房子，虽然离乔志的房子不远，但乔志忙，平时很少去。乔志一进门，见乔大爷正光着膀子淘米。乔志说明了来意，乔大爷二话不说，甩了甩手上的水，抓起一件破褂子，边披边往外走。乔志急忙拦住说：“你穿这身去不行，六婶那里有规矩，得穿好一点的。”

乔大爷愣了愣说：“我就这一件，咋办？”乔志说带他去镇上买。

很快，乔大爷换上了新衣服，

直奔六婶家。等他从六婶家回来，乔志急巴巴地问："六婶怎么说？"

乔大爷高兴地说："我一去，六婶就给那个女孩子打了电话，对方一听我们家这么好的条件，当即答应见面。只是，女孩子非要在我这里见面……"

乔志立刻吼道："不行！你看看你这里……像什么样？"乔大爷说："我当时就说不行，可六婶不同意，要不你再去跟她说说……"

乔志再次来到了六婶家，说希望把见面地点换成自己家或是饭店。六婶说："那我再打个电话问问。"六婶打完电话后告诉乔志，姑娘不愿意换地方。乔志还是坚持要换，说可以用车接送。六婶却说："不能接，接来成不了，不丢你大老板的面子？"乔志想想也是。

六婶意味深长地说："丢面子的事，六婶是不会让你干的，除非你自己愿意干。"乔志听了心中一惊，似有所悟。

六婶接着又说："如果乔老板觉得为难，就推掉，另找一个吧。"

乔志忙说："别，就这个！晚几天再见，我先把老爹的房子收拾一下。"

一出六婶家门，乔志就打电话叫人去把乔大爷的老屋加固、翻新。走到老屋，乔志让乔大爷赶快往外搬，说工人马上就到。乔大爷赶紧摆摆手，对乔志说："不用那么大费周章，把窟窿堵上不漏雨就行……"

乔志和颜悦色地说："爹，翻新和堵窟窿差不了多少。"

翻盖屋顶、铺地、刮腻子、买家具……没过几天，两间老屋就变成了新房。看着大伙儿忙进忙出，乔大爷心里乐开了花，以后他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漏水了。

完工的当天晚上，乔大爷就来到了六婶家，告诉她，家里房子弄好了，可以让姑娘上门来看了。乔大爷还说，乔志最近像换了个人似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之前乔大爷去找乔志，说他住的房子漏雨，乔志一声不吭。乔大爷心里憋着苦，就找人说道，正好被六婶听到了，便想了这个辙帮乔大爷。

六婶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乔大爷，接着拿出一个红包，说："你儿子给的，称肉买鱼，够你吃一阵子了。"

乔大爷听了，感激地说："你不光会说媒，还会说孝……"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谢　颖）



一碗臊子面

□张春风



陈大爷七十多岁了，退休后，每天雷打不动去东街的“吉祥面馆”吃早点。那家店开了二十年，陈大爷最爱吃那里的臊子面，夹一口在嘴里，那叫一个香。

这天清早，陈大爷又去吃早点，发现东街停着一台推土机，还有好几个工人在忙前忙后。

一进“吉祥面馆”，陈大爷就问：“咦，这是要修路吗？”

老板点了点头，沮丧地说：“是啊！我接到通知了，今天开始修路，以后你们过来吃早点不方便了！”

陈大爷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乐呵呵地说：“不碍事！你们家面好吃，不影响生意！”

一周后，推土机已经挖到了“吉祥面馆”的门口，老板为了方便顾客，在门口临时搭了一块窄窄的木板，陈大爷年纪大，每次走在木板上，总有些提心吊胆。

当晚，下了一场大暴雨。第二天早上，雨停了，陈大爷穿上雨鞋，要出门去吃早点。儿子走了出来，说：“爸，路不好走，你别去了！”

陈大爷倔强地说：“不行！我就好这一口，一天不吃，心里就不得劲！”

儿子说：“要不这样，我帮你打包带回来？”

陈大爷撇了撇嘴说：“面一定要趁热吃，打包回来面都糊了，怎么吃啊？放心，我走慢点就是了。”儿子急着出门，只好由他去。

陈大爷走到东街，立马呆住了，街上坑坑洼洼的，泥泞不堪。陈大爷有点犹豫，要不要去“吉祥面馆”呢？最后，还是臊子面的香味占了上风，一百米的路，陈大爷艰难地走了十分钟。

一到门口，陈大爷傻眼了：原本，这块木板就窄，就像过独木桥似的，现在又打滑，摔下去可就麻烦了。怎么办？这时，老板看见了他，赶紧跑了出来，一路扶着陈大爷进了门。

走进面馆，只有两三个顾客，显得非常冷清。陈大爷照例要了碗臊子面，老板叹着气说：“唉，生意越来越难做了！”陈大爷安慰道：“再等等，等路修完就好了！”

奇怪的是，半个月过去了，工程一直停滞不前，工人们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又过了几天，陈大爷吃完面，老板抱歉地说：“大叔，从明天起，面馆要歇业了！我跟您说一声，免得您白跑一趟！”

陈大爷愣住了：“真……真的做不下去了？”

老板满脸无奈地说：“您也看见了，照这情形，估计要等个半年，我还是先回老家干点别的……”

回家后，陈大爷把儿子叫到跟前，问：“东街那项工程，是你负责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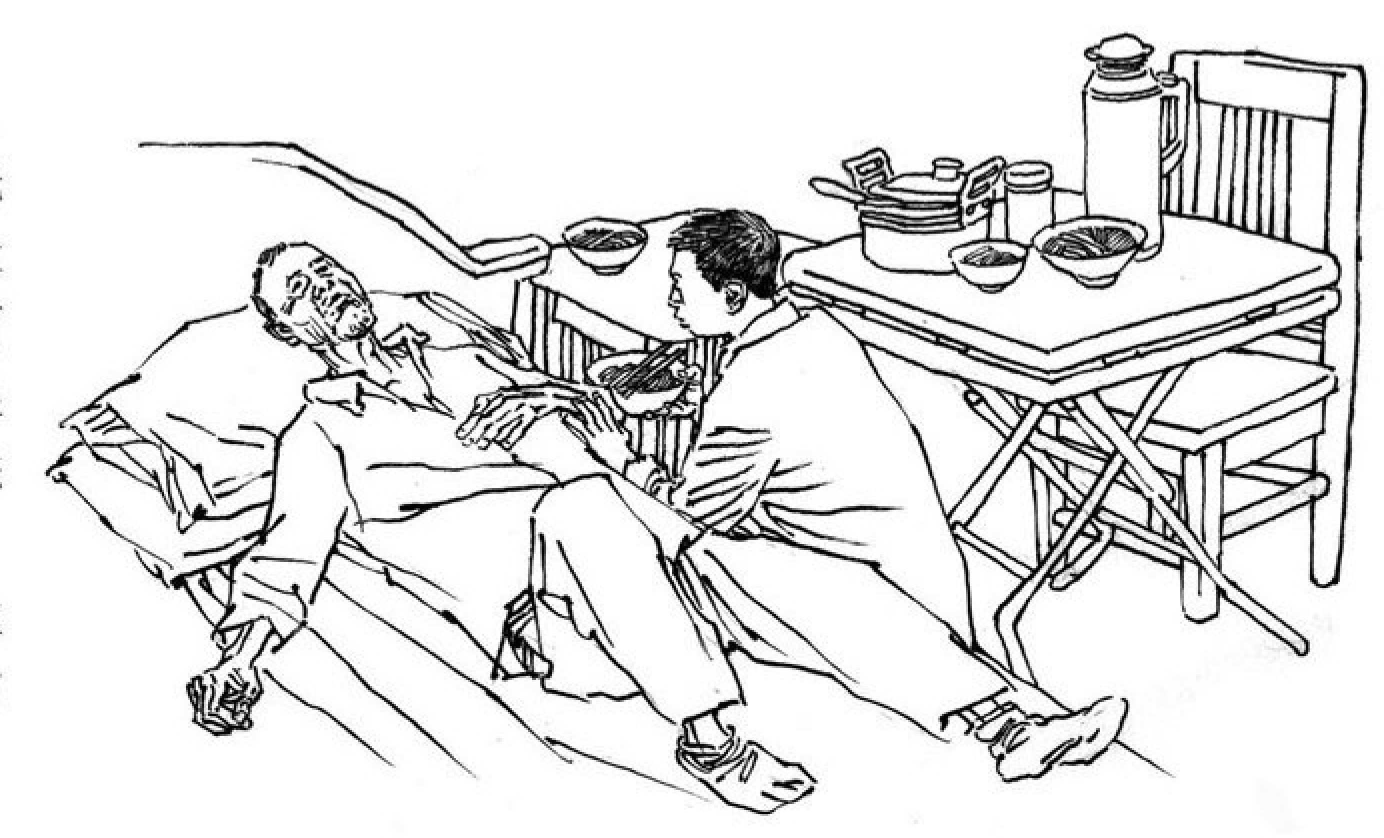
儿子恭恭敬敬地说：“是啊！我之前跟您说过。”

陈大爷狐疑地问：“为什么修到一半停了呢？赶紧把路填平，浇混凝土呀，要不然，影响别人做生意！”

儿子欲言又止：“爸，您不懂……”

陈大爷不明白：“我咋就不懂了呢？这么好的天气，路上一个工人也不见，这是想干啥？”

儿子顾左右而言他：“爸，这






事您就别管了，我自有分寸……”说完，他转身走了。

眨眼，一个星期过去了，陈大爷七天没吃到臊子面，喉咙里仿佛生出了一只利爪，不停地挠他，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儿子特别孝顺，特地带陈大爷试遍了别家面馆的臊子面，可都不是那味道，每次，陈大爷吃一口就放下了。

之后，陈大爷就卧床不起了，什么都不想吃，仿佛得了厌食症。这下，儿子可慌了，跪在床头，哭着说："爸，您可不能吓唬我啊！”陈大爷两眼发呆，一声也不吭。

望着脸色苍白的父亲，儿子咬了咬牙说："爸，您放心，我立马开工，加班加点修好那条路，到时，您就能吃到‘吉祥面馆’的臊子面了……”顿时，陈大爷的眼睛亮了。

儿子雷厉风行，当天就下令开工，工人机器齐上阵，不到十天，就把路修好了。

“吉祥面馆”重新开张那天，陈大爷像过年一样高兴，迫不及待地去吃臊子面。

那天，面馆被挤得水泄不通，每个顾客都欢天喜地的。等了半天，臊子面终于上桌了，陈大爷颤抖着手拿起筷子，夹一口放在嘴里，那一刻，眼泪都差点流下来了。

陈大爷吃得打了几个响亮的饱嗝，这才哼着小曲儿出了面馆。回家后，陈大爷发现，儿子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吧唧的。陈大爷有些纳闷，就问："儿子，你怎么了？”

儿子点了一根烟，强打精神说："没事！”整整一个月，儿子的心情都十分低落，每次陈大爷问起，儿子都不回答，让陈大爷急得不得了。

那天傍晚，儿子一进门，就欢天喜地地说："爸，这次真要谢谢您呀！”陈大爷不明白："谢我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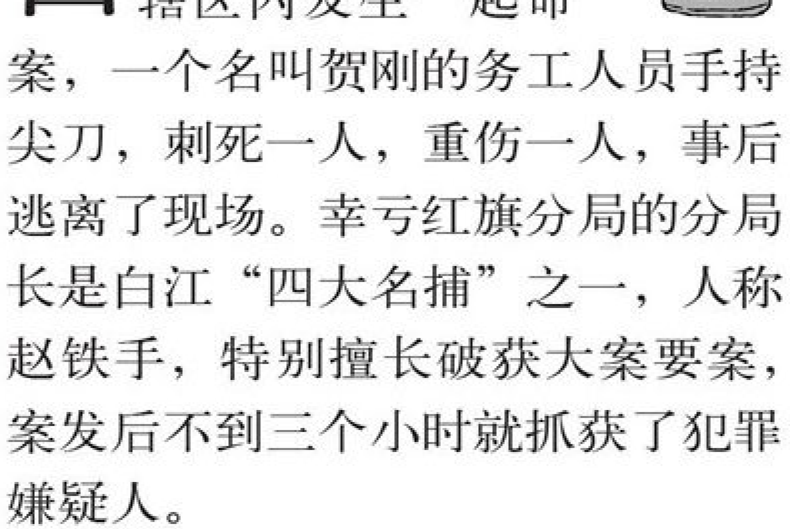
儿子说："谢您爱吃‘吉祥面馆’的臊子面啊，要不然，我可麻烦大了……”

儿子告诉陈大爷，他是东街修路工程的总负责人，掌控着所有的预算。倘若那条路早早地修完，自己怎么能申请到更多的修路资金？又怎么拿回扣？

后来，为了让父亲早点吃到“吉祥面馆”的臊子面，他只好让工人快速修好了路。因为缩短了工期，他没敢要回扣，所以心情一直不好。谁知，昨天纪委突击检查修路资金，他也因此逃过一劫……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陆小弟）



不出成绩的公安局

□顾敬堂

白江市红旗公安分局辖区内发生一起命案，一个名叫贺刚的务工人员手持尖刀，刺死一人，重伤一人，事后逃离了现场。幸亏红旗分局的分局长是白江“四大名捕”之一，人称赵铁手，特别擅长破获大案要案，案发后不到三个小时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赵铁手非常得意，市局宋局长刚到任，自己就打了个漂亮的胜仗！正想着呢，电话来了，通知他去市局汇报案情，赵铁手带着材料兴冲冲地过去了。

市局宋局长把各分局的领导都叫来了，他先让赵铁手说了一下案情。等他说完，宋局长对红旗分局能神速破案赞不绝口，其他分局的同事也纷纷祝贺。此时，宋局长却发现角落里有个人，在那儿边打哈欠边漫不经心地鼓掌。

宋局长回想起前任局长升迁时介绍的情况：全市公安系统的“四大名捕”有一位退休了，还有一位调到别的地方高就了，剩下两位，一位是赵铁手，另一位是新建分局的蔡局长。蔡局长年龄大、资格老，总喜欢抓些小偷小摸的案子，没弄出过啥大动静，在分局局长的位子上干了十年没挪窝。有一次新建辖






区内丢了一辆自行车，他出动警力五十余人，愣是给找到了，弄得失主都不好意思……

想到这儿，宋局长微微一笑，对打着哈欠的那人说道："你就是咱白江'四大名捕'之一的蔡局长吧？"

会议室里的其他警官都笑了，蔡局长翻了翻眼睛，不情愿地站起来，给宋局长敬了个礼说道："我这'名捕'纯属凑数的，干不了什么大事。"大伙儿的笑声更响了。

宋局长见他明显有情绪，于是也没多说，又勉励了一番之后就散会了。

之后几天，宋局长调阅了几年来的卷宗仔细研究，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于是决定亲自下去转转。

宋局长穿着便装，跟退休老头似的到市场随便溜达，正走着呢，一个小伙子走了过来，笑着指指他身后说道："大叔，您的钱包要掉出来了。"

宋局长"呵呵"一笑，用手把屁股兜的钱夹往里面塞了塞，和小伙子道谢。小伙子摇头说道："大叔，用行话来说，后面这个口袋叫作'白给'，您还是揣到别的兜里吧。"

宋局长一挑眉头，饶有兴致地说道："行家呀，你是干吗的？"

小伙子也不避讳，大大方方地说道："要换了以前，您有十个钱包也不够我偷的，可现在，我早就让蔡局长教育好了。"说着他往身后一指，"看到没，这个水果摊就是我的，一个月弄个万把块钱不成问题。你包里顶多五百块钱，我还真没看在眼里。"

"嗬，眼睛够毒的！"宋局长赞叹一声后，又假意问道，"蔡局长是谁呀？咋这么厉害？"



小伙子打开了

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蔡局长是新建分局的局长，自他上任以来，带着干警天天在街上扫荡，所有小偷只要一出手立刻被抓，抓到一回拘留半个月，累积到一定数额之后就得判刑了，跟驾照扣分似的。好多同行吓得不敢干了，小伙子无奈之下对蔡局长做了金盆洗手的保证，蔡局长帮他在市场里弄了个摊位，让他从此走上了正道。

小伙子骄傲地说道：“这边卖海鲜的，那边卖冻货的，以前都是我同行！现在可好了，大家都成了蔡局长的义务安全员了，有我们在这儿，没一个小偷敢来惹事的！”

宋局长感触良多，和小伙子告别之后继续向前走去。小伙子在身后喊道：“大叔，你还是换个口袋吧，再往前走就是红旗分局的地段了！”

宋局长停了一下，对着小伙子摆摆手，出了市场的大门，往前走了一段路，然后进了一家商场。刚进商场大门，宋局长猛地回头，一把抓住一个中年男子的手腕，对方手里拿着他的钱包，可钱包另一头连着一根线，和宋局长的口袋缝在一起。

中年男子满脸堆笑地说道：“老哥，误会、误会，你的钱包掉出来了，我帮你捡起来。”

宋局长没搭理他，掏出电话拨了110。边上很快围了好多人，有几个人风言风语地说道：“哈哈，丁拐子，手艺够潮的，让一个老头逮住了！”

这个叫丁拐子的小偷也不在意，笑着说道：“昨晚没做好梦，一会儿又得给警察叔叔交罚款了。”

边上一个人劝道：“我说大叔，你也没丢钱，这样，让丁拐子给你五百块钱，你把他放了吧，双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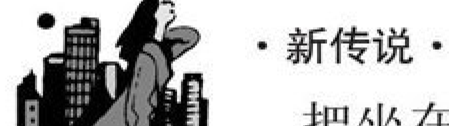
宋局长冷笑道：“我不稀罕，今天非得把他送进去不可！让他尝尝赵铁手的厉害！”

边上几个人都笑了起来：“还知道赵铁手呢！人家对这种小案子没兴趣，我们劝你，还是收了钱走吧。”

警车的喇叭声响了几下后，四名警察走了进来。带队的警官恶狠狠地看了丁拐子一眼，丁拐子连忙点头哈腰地赔礼：“对不起，对不起，下次一定注意。”

警官边做笔录边说道：“这回得罚你一次狠的，要不然不长记性！”丁拐子愁眉苦脸地跟在警察身后上了警车。

三天后，宋局长通知各分局领导开会。人到齐了之后，宋局长



把坐在角落的蔡局长喊到了身边，然后对赵铁手说道：“赵局长，今天请你说一下，为什么你的辖区总发生重大案件？”

赵铁手措手不及，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宋局长没继续难为他，清了清嗓子说道：“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扁鹊三兄弟的故事。神医扁鹊有两个哥哥，大哥医术最好，却没有名气。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在病人没显出症状的时候就用药，所以病人不知道他的厉害；扁鹊的二哥也不错，在病人病症还较轻的时候就用药，患者很快就康复了，所以也没人觉得二哥有多大本事；而名气最大的就是扁鹊了，因为他水平没有大哥二哥高，只能等病情厉害了，才会痛下猛药，把一些绝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所以大家都觉得扁鹊医术最高。”

宋局长环顾了一眼陷入沉思的众人，继续说道：“贺刚一案的死者大黑，本身就是一个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贺刚之前因为讨要工钱，被大黑殴打，红旗分局出警后，只按照一般治安处罚进行处理，没有深究其根源。大黑拘留期满之后，继续恐吓贺刚，这才导致了这次命案的发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好大喜功，对小案子不重视，才会慢慢养虎成患！”

赵铁手听到这里已是满脸通红，惭愧地低下头去。

宋局长正色说道：“所有的老虎都是从苍蝇成长起来的，在新建辖区走访几天，我感触颇深，能把苍蝇都消灭得一干二净，从而让人忘记了警察的存在，这才是我们警察最终的目的和最高的荣誉！”宋局长站起来，庄重地向蔡局长敬礼。

此时，蔡局长将腰杆挺得倍儿直，回礼的姿势也异常标准。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潘胜奎）



一念之差

□林扶霄

李成和他的女朋友琳琳，谈了一年的恋爱，眼看快谈婚论嫁了，但李成知道，琳琳多少是有些犹豫的，她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相比之下，自己就很一般了。

这天，李成打算去市区买件像样的礼物送给琳琳。很快，公交车来了，他便挤了上去。车厢里人满为患，李成不禁皱起了眉头，可谁让自己没钱买车呢，卡里的那点积蓄连婚房的首付都不够，李成无奈地叹了口气。

突然，车厢后部传来一男子的惨叫声："救命，救命啊……"李成转头望去，只见后排位子上有个中年男子正不断扭动身体挣扎着。

"你怎么了？"旁边的乘客惊恐地问他。那男子带着哭腔回了一句："我肚子饿了。"

"有病吧？"乘客们都窃窃私语起来。

男子也不管，只顾自己说话："我还没吃中饭呢。我以为昨天吃过了，今天就不用吃了，没想到会饿成这样。救命啊，我快要死了。"

"神经病！这人一定是神经病，司机，车上有神经病……"乘客们吵嚷起来，车厢开始变得混乱。

司机扭头大喊："喂，那个没吃饭的，你去哪里？"

男子答："去康复医院。"

司机吼道："前面就是，到站赶紧下车。"

可真到站了，那男子又不动了，开始学起狗叫来。他前面的几排乘客，吓得坐立不安。有乘客拿出了





手机，准备打110。

这时，车厢中部的一个小个子男人站出来说："不用打了，我也在这站下车，我把他拖下去得了。"他一面说，一面挤开众人，来到那男子身前。

小个子一下抓起那男子的手臂说："走吧，你不是去康复医院吗？已经到了。"

男子往车窗外张望着说："没到，还没到，你别骗我。"

"我骗你干吗？自己下来看看。"小个子连哄带骗，总算将那男子拖下了车。车上的乘客顿时松了口气。

此时，李成也紧跟着他们下了车，一路尾随着。果然，这两人没有走向康复医院，而是拐入了旁边的小巷。

李成掏出手机，调好了相机的焦距，突然喊道："两位大哥，等一等。"

前面两人一转头，李成便迅速按下快门，一张脸部的特写照，成功定格。

"你干什么？"小个子又惊又怒。

李成冷笑道："你们俩一个装疯卖傻，吸引乘客注意，一个借机下手扒窃，我早看在眼里了。如果不想让你们的这张照片出现在公安局的电脑里，就把刚才偷的钱包交出来。"

小个子愣了愣，说："就偷了一个。"

李成厉声道："一个就一个，快点扔过来。"

小个子与同伙互相使了个眼色，然后从外套里取出一个女式钱包，扔给了李成。

等那两人骂骂咧咧地走远后，李成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钱包，但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本以为能得到一笔横财，他就可以给琳琳买更好的礼物，没想到这钱包里面除了手机就是卡，仅有的几张零钱加起来才几十块，根本不值一提。

正生着闷气呢，钱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李成没有多想，接起了电话。这电话正是钱包的主人打来的，听口音是个年轻女孩："是你捡到了我的钱包吗？"

李成回答说是。女孩一下子兴奋起来，说她愿意给李成三百块钱，希望李成能将钱包还给她。

李成想了想，觉得这钱包里也就一部手机和几张卡，实在无利可图，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又能白得三百块钱，就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他提出让女孩在市中心的某家商场门口等他，他这就打车过去。

女孩自然是千恩万谢。

上了出租车，李成百无聊赖，便又翻看起钱包来。谁知这一看，竟在一大堆硬币里翻出一枚戒指来。李成将戒指拿在手上，琢磨了半天也分不出真假，更估算不出这戒指的价钱。他一看开车的是女司机，心想，说不定她能看明白。

待车停下后，李成便将戒指递给了女司机，让她帮忙看看。女司机打量一番，十分肯定地说："这是真货。价格嘛，也就几千块钱。"

李成心中窃喜，当他见到那女孩时，便向女孩提出要一千块钱作为赎金。他觉得区区三百块钱实在太便宜她了。

女孩面对李成突然提出的要求，有些不知所措："我口袋里就三百多块钱，全给你还不行吗？"可李成说什么也不同意，拿着戒指转身要走人。

女孩连忙将他喊住，生气地说："我这就去取一千块钱给你。"

就这样，女孩找到一个自助取款机，走了进去，李成则在外面等候。女孩一面装作取钱，一面悄悄拨打了110。

李成见女孩久久不出来，便走过去敲了敲门："你怎么还没好？"

女孩解释道："我忘记银行卡的密码了，正在挨个试呢！"李成又催促了一声，也没有起疑，继续在外面等着。

没过多久，两名便衣警察从李成背后包抄上来，一下便将他扑倒在地。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李成吓得面如死灰。他猛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禁心惊肉跳，一路上哭丧着脸向警察求饶，但警察只有一句话："到局里再说。"

就这样，李成灰头土脸地被押进了公安局，刚一进门，就迎头撞上一个姑娘。仔细一看，这不正是自己的女朋友琳琳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李成的眼睛都直了。

琳琳说："我的电动车丢了，所以来报案。对了，你怎么会来这里？"

李成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一旁的警察开了口："他敲诈勒索，能不来这里吗？"

李成来不及作任何辩解，就被警察带进了审讯室。当审讯室的大门重重关上时，他突然感到一阵心痛，因为他知道，这扇门已经永远将他与琳琳隔成了两个世界。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张恩卫）



将军宅

□鹰翔狼啸



落魄求宿

古代有个叫刘生的穷书生，年纪轻轻就中了举人。第二年，刘生赴京参加会试，但盘缠问题着实令人头痛，家里几乎连个铜板都搜不出来，刘生的老母豁出颜面，求遍亲朋好友才凑了点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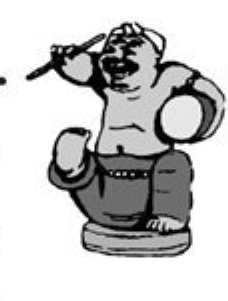
刘生接过钱，辞别老母，赶赴京城。为了省钱，他一日只吃一餐，每顿饭往往只有一个馒头就点咸菜，住宿也只找最便宜的店。饶是如此，等他磕磕绊绊地进了京，囊中也只剩两个铜板，再也付不起食宿钱，而离会试的时间仍有五天。

刘生犯起了愁，难道这几天要乞讨度日？天色已近黄昏，他发现前面有户高门大院的人家，门口仅家丁就有四个。刘生只好赔着笑脸，向一个家丁作个揖，问能否通融一下，让他在柴房借宿一晚。

那人面露难色：“这事我可不敢做主，万一让老爷知道我留宿外人，恐怕不会饶我。”

刘生脸一红，刚想离开，却见迎面来了一顶大轿，轿后还跟着几个丫鬟。那轿子停在宅门口，两个貌美如花的少女互相搀扶着走下来。刘生知道是这家的小姐回来了，他想开口求人家帮衬，却又羞于启齿，一时尴尬地站在那里。

两个少女一个身着红衫，一个身着黄衫，她们看刘生这副窘相，



都忍不住抿嘴偷笑。适才跟刘生搭话的家丁趁机对红衫少女说："小姐，这位公子错过了宿头，您看可否留他借宿一晚？"

这户人家姓李，红衫少女正是这家的小姐，黄衫少女是她表妹。表妹看不惯刘生那副傻模样，不高兴地说："表姐，你们家怎么能随便收留外人，万一他来历不明呢？"

刘生的脸臊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正要离开，李小姐却喊："公子且慢。"这声"公子"拴住了刘生的魂，他再也迈不动腿。

李小姐微微一笑："这位公子有贵人之相，只是一时落魄，我们自当尽绵力相助。"她见表妹还想插话，便轻轻拉了她一下，跟她咬起耳朵来。过了一会儿，两位小姐一起抿嘴而笑。李小姐吩咐道："梅香，你过来。"

一个长相俊俏的丫鬟应声而出，李小姐贴着她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交代完毕，两位小姐便径自进府去了。

梅香叫过两个家丁，说："小姐让你们把西廊的'将军宅'收拾干净。"两个家丁对视一眼，都有些迟疑，梅香微嗔："小姐让收拾好'将军宅'待客，你们没听清吗？"

那俩家丁赶紧答应着，进去收拾了。梅香对刘生说："请公子跟我来。"刘生赶紧抱拳行礼："多谢小姐！"

"小姐可不是能乱叫的，那位穿红衣的才是我家小姐，我只是个丫鬟。"梅香打着灯笼在前面带路，刘生见府中房屋院舍颇多，便紧紧跟住梅香，生怕走错路。

贵人相助

西边走廊的尽头有间石头砌成



的小屋，梅香立住了脚，推门看了看，然后对刘生做了个“请”的手势。刘生进去一看，房子虽不算大，住一个人倒没问题。然而房中空无一物，只是挂着些许铃铛和丝绦。他不禁心下犯起嘀咕，这怎么能住人？

梅香看出他的心事，说：“公子莫急，这间房闲置多年，我已让人去取床铺被褥送来。不知公子可曾吃过饭？”

刘生小声说：“还没有。”

“那我去厨房，给你拿点吃的。”梅香去张罗了，没一会儿，她端来了一盘饭菜，还抱来了一只雪白的小狗。

主食是一碗白米饭、两个馒头，菜是两个素菜外加一盘油光光的红烧肉。刘生好久没吃过饱饭了，更别提肉了，一时再也顾不得斯文，很快便将饭菜吃光。

梅香等他吃完，摸摸怀里的小狗说：“公子孤身在外难免寂寞，这只小狗名叫‘雪球’，是我家小姐心爱之物，如果你不嫌弃，就留下它做个伴。”

刘生满口答应，接下雪球小心地摸着，忽然他想到一个问题，随口问：“姑娘，这间房被称作‘将军宅’，不知有何来历？”

“据说这里曾住过一位将军。”梅香皱皱眉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具体情况如何，我也说不太清楚。”这时，已有家丁抬来了木床和被褥。安顿完毕，梅香带人离开，刘生也早已乏了，倒头便睡。

次日一早，刘生辞行，梅香把他送到门外，还递给他十两银子，说是小姐的资助，希望他能金榜题名。刘生哪好意思再要钱，推辞道：“承蒙你家小姐收留款待，我已感激不尽，哪能再让小姐破费？”

梅香说：“这是小姐的心意，你不要辜负了。”听到“小姐的心意”这话，刘生不觉有些痴了。梅香把银子往他手里一塞，笑着跑了。

有了钱，刘生自然不再那么窘迫。他找了家客店住下，吃得好，睡得香，精神倍增，轻轻松松过了会试。到了殿试那天，刘生在御前对答如流，皇上大喜，钦点他为新科状元，官居六品，赴翰林院任修撰一职。

刘生心里很清楚，倘若没得到李小姐的资助，别说是金榜高中，说不定此时他已客死异乡。其实，早在李小姐说他有“贵人之相”的时候，他就已暗暗生出爱慕之心。但那时刘生身无长物，对此自然不敢多想，如今却不能不想。于是，



刘生找了媒婆，说了那晚借宿的事，求媒婆帮他玉成这段姻缘。

再说李家，那可是京城中数得着的巨商。李老爷只有这一个女儿，年方二八，待字闺中。过去提媒的人踏破李家门槛，李老爷都看不上，但这回是状元来提亲，而且这位状元还得过小姐的资助，自是一段佳话。这段姻缘无可挑剔，李家上下都很满意，亲事一拍即合。

不见故人

没多久，刘生风光地迎娶李小姐过门，夫妻恩爱圆满。婚后三日，刘生按习俗跟妻子“回门”。妻子心系爱犬，刚到家就把雪球抱在怀里，怜惜地说：“这才三日不见，它竟有些瘦了。官人，我们走时也把它带走吧？”

刘生连连点头：“只要你喜欢，尽管带上。”如今他已今非昔比，自然不想再让李府的下人们小瞧，给全府所有下人都打了赏。他想给梅香和收拾过那间屋子的家丁更多赏赐，却发现这些人竟都不在府上。

刘生有些好奇，问妻子怎么不见梅香。妻子的脸色有些古怪，忸怩地说：“梅香那丫头手脚不干净，前些日子偷了府里的东西，被父亲赶出府了。”重返故地却见不到故人，刘生不免生出些许感慨。

却说这一天，刘生当完值，坐着轿子回府。半路上刚转过一个弯，迎面突然跑过来一个蓬头散发的姑娘，后面有个男子边追边骂：“拦住那个疯婆子！妈的，大白天就抢东西！”



姑娘跑得太急，竟一头撞在轿子上。刘生吃了一惊，赶紧吩咐停了轿，他走下来一看，不由愣了：眼前这位姑娘虽然满脸尘土，但还能依稀认出本来面目，竟是梅香。

梅香手里还拿着半个馒头，拼命往嘴里塞着，她看到刘生也愣了。这时那男子已追到面前，梅香吓得直往刘生身后躲。刘生弄明白了，原来梅香饿极了，只好在小吃摊上抢了一个馒头，这才招来追打。

刘生给了那男子几个铜钱，把他打发走了，转过头问梅香："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

梅香双眼含泪，埋怨道："我会变成这样，全是大人您害的。"

一旁的轿夫忍不住喝道："大胆，我们大人好心帮你解围，反倒落了不是？你莫胡言，污辱了朝廷命官。"

梅香吓得住了口，但刘生看出她有心事，便打发轿夫们先回府，随即放缓声音，问梅香到底为什么那样说。

梅香这才扑簌簌地落下泪来说："这都是因为那晚您借宿的事，您知道那间'将军宅'是什么地方吗？其实那里是狗窝。小姐戏封雪球为大将军，所以李府的人都将它的窝称为'将军宅'。"

原来，李小姐性格顽皮，那天她突发奇想，让刘生去住狗窝，看他能否看穿。而她表妹也很热衷捉弄人，两人一拍即合，还打起了赌：李小姐认为刘生呆头呆脑，多半会上当受骗；而表妹却认为那毕竟是狗窝，正常人绝对不会委屈自己住那种地方。她们以十两银子为赌注，结果自然是李小姐赢了，但她只图一乐，索性把银子都赏给了刘生。

后来刘生中了状元，和李小姐结为夫妇，李家怕这事穿帮伤了姑爷的面子，才找借口赶走了梅香和知情的家丁。梅香在京城举目无亲，只好四处流浪乞讨。

刘生听得呆了，喃喃地说："原来那是狗窝，可它比我的屋子都大。"想到因这事拖累了梅香，刘生甚感歉疚，将身上携带的银子都取出来给她，梅香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段被众人认为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只源于一个玩笑。刘生哭笑不得，他轻叹一声："只因两个富家小姐一时兴起的赌约，成就了我，却也害得他人丢了饭碗。生为穷人，命数竟如此难料，终不如富家的一条狗那般饱食无忧！"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插图：刘为民）

佐野洋，日本推理小说作家，被誉为日本推理文坛的“悬念大师”。本文改编自他的小说。



滑梯

枥馆和未树子是一对恋人。这天，枥馆上门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请求他们答应自己和未树子的婚事。

未树子的父亲中村态度有些冷漠，他看了看枥馆带来的家庭状况履历表，说：“令尊是两年前去世的，目前你和令堂生活在一起。你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那你有没有姐妹呢？”

枥馆一听，脸色微变说：“是的，原来我有一个妹妹……可是她在年幼时就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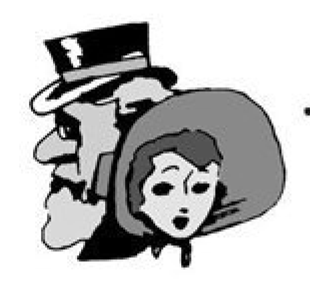
中村若有所思地问道：“是因病而亡的吗？”

“不……”枥馆突然有些局促不安起来，他点了根烟，抽了一口后说道，“我妹妹……她死于意外事故……”

中村神色凝重地点头说：“我可以问问，她是怎么死的吗？”

枥馆犹豫片刻，突然望向未树子说：“未树子小姐，还记得我第一次来你家的情景吗？当时，你曾经把你的相簿给我看。”未树子有点莫名其妙地点点头，可枥馆接下来说的话更是让她大吃一惊。枥馆说那些相片中未树子小时候的模样，和他的妹妹十分相像。

未树子听了，忍不住问道：“这



件事你以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

枥馆喃喃说道 ：“我觉得我们俩之所以会在一起，是死去的妹妹在冥冥之中的安排，而且我认为这样对我母亲最好，妹妹是她唯一的女儿，而未树子小姐长得很像我妹妹，等我们结了婚，就能减轻我母亲的伤痛……”

未树子不禁有点悲哀 ：“所以，你要我做你妹妹的替身？”

枥馆叹了口气说 ：“或许你会有所不满，但这是我的真心话。因为……这个妹妹是被我杀害的！”

“什么？！”未树子不觉惊叫起来。



接下来，枥馆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在他上小学时，一次无意中听到邻居说，几年前是他把妹妹从滑梯上推下去致死的。回家后，他立刻向母亲询问，母亲却含糊其词。后来，父亲告诉他，他们家的院子里原本有一座滑梯，有一回，他和妹妹一起玩耍时，把妹妹给推下去了，妹妹折断头骨，当场就毙命了。当时妹妹才刚过两岁，而他也只有三岁零十个月。

等枥馆说完这些，气氛更加凝重了。中村突然问道 ：“枥馆先生，你是在 F 市出生的，对吗？那你后来在 F 市住到什么时候呢？”

枥馆说直到他小学毕业为止。后来他父亲换了工作，不当警官了，他们就搬家了。

“爸！”未树子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您在结婚前刚当上新闻记者的时候，不就在 F 市的分公司待过一段时间吗？当时，你听到过有关枥馆先生的这件事吗？”

奇怪的是，中村并没有回答女儿的问题，他对着枥馆追问道 ：“你把妹妹从滑梯上推下去的情形，你还记得吗？”枥馆摇摇头说他没什么印象。



“那你记得出殡的情形吗？”中村继续问道。

枥馆点点头说：“这我倒有一点印象，家里好像来了许多客人……”

中村皱起眉，质疑道：“这不是很奇怪吗？事件的发生和出殡时间只隔了两三天而已，你怎么会完全不记得事件的发生呢？如果你妹妹确实是被你推下去的，你多少会有些记忆的片段才对。就算推的那一刹那的情形记不得，你妹妹倒在地上的情形总该会有点印象吧？”

听中村分析得如此头头是道，枥馆忍不住连连点头，突然他满脸诧异地惊呼道：“您的意思是说，我妹妹说不定不是被我害死的，对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中村犹豫片刻，这才告诉枥馆和未树子，其实，早在他在F市刚当上新闻记者的时候，就认识枥馆的父亲。当时，枥馆的父亲是F市警察局的警部。枥馆说的这个事件，他当时就知道，不过，当时的报纸并没有把这个事件登出来，这是因为枥馆父亲拜托各报记者的缘故。

最终，枥馆的这次上门在有些尴尬而神秘的气氛中结束了。

过了两天，枥馆突然找到未树子说，他有非常重要的事要亲自和她父亲谈谈。

未树子打电话征得父亲的同意后，把枥馆带到了父亲所在的报社。进了会客室，枥馆一见到中村，就迫不及待地说：“那天回家后，我左思右想，总觉得您的质疑好像有弦外之音，我也认为自己当时虽然还小，可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一点印象也没有，因此，我就向母亲央求告诉我实情……”

中村点点头问：“那么结果呢？”

“结果……”枥馆有些激动地说道，“我母亲说出来的话实在太令我震撼了。她说，害死我妹妹的其实不是我，而是我的父亲！”

一旁的未树子忍不住惊叫出声，而中村却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枥馆接着告诉中村，他母亲说事件是在一个星期天发生的。当时，父亲正在院子里陪着他们兄妹玩滑梯。轮到妹妹要滑的时候，父亲推了一下她的背。不巧的是，妹妹大概还没有坐稳，而父亲推的手势可能也有点不对，妹妹就往前滚落下去，不幸把颈骨扭断了。

说到这里，枥馆突然问中村：“事件发生后，我父亲向警察局报告说是我把妹妹推下去的，对吗？”

中村点了点头说，当时枥馆的父亲确实是这么和记者们说的，并恳求记者们为了孩子的将来，不要把这个事件报道出去，记者们也都同意了。

这时，未树子忍不住问道："父母替孩子顶罪，这是常有的事，可这个事件却刚好相反，这一点实在叫我无法理解。你父母为什么不告诉警察真相呢？"

枥馆解释说，如果他父亲当时说出真相，即便是过失，根据当时的制度，必须被迫辞职，万一一时找不到新的工作，就没办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他当时只有三岁零十个月，当然不必承担刑事责任。

顿了顿，枥馆又转向中村问道："可我还是很困惑，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父母把责任转嫁到我的头上；到我快要结婚的时候，母亲又把一切罪责推到死去的父亲身上。伯父，您当时采访过这起事件，真相到底如何，能不能告诉我呢？"

"这……"中村沉思片刻后说，"我虽然采访过这起事件，但我既没有看到现场，也没有访问过所有的有关人士，所以，我也不能肯定地说什么。既然令堂这么说，你就相信她的话吧。"

未树子听到这里，忍不住质问枥馆："你上次不是说过吗？你如果娶到一个很像你妹妹的女性，你母亲会格外高兴。现在，你母亲告诉你，害死你妹妹的并不是你，既然真相大白，你还有赎罪的必要吗？这就是你准备和我结婚的理由？"



"不！"枥馆连忙否定道，"这不是唯一的理由！"

未树子更加生气了："我看你很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若就此结束，我也不反对，再见！"说完，她就冲出了会客室。

当天晚上，未树子来到



了父亲中村的书房。中村满怀爱意地看着女儿说："孩子，白天你那样冲出去，难道不后悔吗？"

未树子气呼呼地说："我才不后悔哩。他这不是在耍我嘛！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谈，我还以为是要谈结婚的事，结果还是在讲他那件事，这不气死人吗？可是……"未树子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爸，我倒是想问您，枥馆所讲的那件事，您知道的恐怕不只您所说的那些吧？"

中村愣了一下，问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未树子振振有词地说："那天枥馆带来的履历表上并没有提到他有妹妹，而您却主动问起，并就此事对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结果，竟引出了他母亲对此事的更正。这样一来，我怎么能不怀疑您原本就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呢？"

中村环抱起双臂，沉思良久，才开口说道："看样子，我好像非说不可了。说起枥馆先生的母亲，她是一位很美丽的女人，你知道吗？"

"是的，我听枥馆说过，他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大美人……"此时，未树子的心里突然忐忑不安起来，她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她将听到的真相会非常令人震惊。

中村缓缓说了起来：当时他刚到F市参加工作，在前往枥馆父亲的公馆采访时，认识了枥馆的母亲，两人暗生情愫。没多久，枥馆的母亲告诉他，自己怀孕了，并且很有可能是他的孩子。他当时很害怕，很快就申请调到外地去了。过了几年，枥馆的母亲写信告诉他，他们的女儿由于横祸而夭折了。于是，他打电话问了F市分公司的朋友，得到的回答是：这个小女孩是被她哥哥从滑梯上推下去的，由于不想伤及小孩的前途，所以大家说好不发消息。

"当时，我就有一个念头……"中村一字一句道，"莫非她的丈夫发现这个女孩长得很像我，于是他自己动手解决，然后把责任转嫁到自己的儿子身上……"

未树子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这么看来，枥馆今天所说的话不就为您证实了这一点？"

中村点点头说："我要是没有改姓，枥馆先生的母亲或许早已察觉到，你是我的女儿了。"

（改编者：悠　悠）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佐　夫）




无价之宝

□高笠鑫



陈铎是位文物鉴定专家。这天，他在民博会现场为广大藏友作免费鉴定。忙了一上午，也没发现一件有价值的藏品，他有些闷闷不乐。

临近散场时，一对老年男女来到陈铎的面前。男的眉头紧锁，有点不怒自威的气质。女的背着包，看上去慈眉善目，笑眯眯地跟在男人的后头。

男人打开女人的背包，拿出的藏品让陈铎大吃一惊。那是一件雍正官窑粉彩描金人物六棱高足笔筒，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民博会开幕以来看到的藏品中，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最高的一件。陈铎强掩狂喜，小心翼翼地捧起笔筒，可这一看，他的心却一下子凉到了谷底。

这笔筒的底部被敲出了一个两三厘米直径的圆洞，六个高足也都被磨去了半截。

这么精美的一件宝贝，废了！

因为心痛，陈铎的脸色都有点变了，抚摸着高足的手也在微微发抖。对面的女人一直紧盯着他的脸，这时忽然拉了拉男人的胳膊，轻声说：“老马，你去给我买瓶水吧，我渴了。”

男人的眉头蹙得更紧，脸一沉，不耐烦地说：“你自己不会去啊！”

女人赔着笑脸，声音更加温软，还带着乞求的语气：“老头子，你

就替我走一趟吧，我腿有点儿疼。等晚上回去，我给你做清蒸鳜鱼。”

男人不情愿地走开了。女人目送他走远，回过头时笑容倏然消失，神情变得很急切，问道：“老师，我爹留给我的这件东西，是不是有说道？”

陈铎沉重地点点头，指着那个小洞，没好气地问：“这是谁干的？为什么打了个眼儿？”

“是我男人用锤子敲的。他喜欢养花，说这个东西做个花盆正好，那六个爪儿也是他磨短的。老师，是不是这东西有来历啊？难道是……真品？”

陈铎深深地叹了口气，指着笔筒给她讲解这件宝贝的来历，又告诉她，就在前一年，有件类似的藏品拍出了两百万的天价。

女人顿时脸色煞白，问：“老师，您是说，我家这个东西，如果不是敲坏了，也、也值两、两百万？”

陈铎肯定地点头道：“不止！自从去年那个笔筒拍完以后，同类的藏品价格飞涨。如果你这个笔筒完好无损的话，起码能拍出三四百万。唉，可惜呀，这一锤子，就大打折扣咯！”

女人的脸涨红了，回头看看男人离开的方向，忽然转过头急切地说：“老师，一会儿我男人回来，您可千万别跟他这么说！他脾气本来就急，前年又得了脑中风。医生说，他那病最怕着急上火，他要冷不丁听着这个事儿，我担心他……”

陈铎突然明白过来：“你让他去买水，是故意支开他的？”

女人点点头，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很快，男人拿着瓶水回来了。陈铎赶紧调整情绪，尽量把语气放平缓：“是仿品，如果不打个眼儿，能卖个三五百块。如今……你们还是留着种花吧。”

听到“三五百块”几个字，男人随手就把笔筒塞进背包里，转头对女人轻蔑地说：“我就知道，你爹能有什么好东西留给你！走吧，回家！”女人连连点头，跟在男人身后走了。

走出几步后，女人回过头，对着陈铎做了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

陈铎摆摆手，同时在心里默默祝福这个女人，她那脾气暴躁的男人因为不识宝，糟蹋了一件价值几百万的宝贝，希望他能看重身边的另一件无价之宝。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豆 薇）



□傻雀

糖纸的魔法

阿明自小家境贫寒，但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很好。阿明上初中时，有次班级组织春游，让同学们自己带食物野餐，阿明犯起愁来，带馒头酱菜一定会被同学们嘲笑。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办法，把大头菜切成小块，再用妹妹收集的糖纸包起来。阿明得意地想，带上这样的“糖果”，还有谁会小看自己？

第二天，阿明就放心地带着馒头和“糖果”登上了春游的大巴，和同桌莉莉坐在一起。莉莉家庭条件不错，但她从来没有大小姐脾气，和阿明的关系很好。旅途漫长，阿明坐在车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目的地已经到了。

午饭时间，阿明找了个角落，准备偷偷吃他的“糖果”，刚拿出来一颗，不料一个眼尖的女生突然惊讶道：“哇！早上我看见莉莉带了巧克力，没想到阿明带了和她一模一样的，这可是只有在省城的百货大楼才买得到的！”

女生大惊小怪的声音立刻引来了不少同学，有人问阿明：“你怎么也买得起这么贵的巧克力？”

阿明慌了，他特意选了最洋气的糖纸，压根没想过会和莉莉的巧克力“撞车”。好在阿明反应快，赶紧扯了个谎：“我舅舅在省城工作，这些糖果都是他带给我的。”



有同学咂着嘴说："阿明，给我们也尝尝呗。"

闻听此言，阿明吓坏了，他正手足无措，冷不防一个调皮鬼绕到背后，从阿明手里夺下"糖果"，三下两下就剥开了糖纸，阿明听天由命地闭上了眼睛……

然而阿明左等右等都没等来哄笑声，他诧异地睁开眼睛，只见调皮鬼眉头微蹙，咂巴着嘴说："怎么有点苦呢？"

这时，刚才那个女生走上来，一戳调皮鬼的脑门道："纯正的巧克力都很苦，今早莉莉给我吃的也是这个味道！"

阿明蒙了，大头菜还能吃出巧克力味来？他顾不得那么多，掏出一颗剥开，嘿，里面还真是巧克力！阿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连续剥开好几颗——乖乖！无一例外都是巧克力！

阿明百思不得其解，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手里的糖纸。突然，他发现这些糖纸和他妹妹的糖纸好像不太一样，妹妹的糖纸上有动物图案，可手里这堆却没有。

这么说来巧克力其实是莉莉的？难道在大巴车上，莉莉趁自己睡着的时候，偷偷调了包？

一直到野餐结束，莉莉才出现。阿明注意到，她不停地在喝水，想必是吃了大头菜的缘故。

阿明没法想象一个娇生惯养的公主是如何咽下那些大头菜的，他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这个善解人意的女孩，甚至认定她就是自己将来的另一半。

从此，阿明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再计较别人的眼光，而是埋头苦读。经过一番拼搏努力，多年后终于出人头地，还抱得了美人归。

新婚之夜，阿明鼓足勇气向莉莉求证当初调包的事，然而莉莉说啥也不承认，还一本正经道："一



定是你人不错，连糖纸都不忍心，于是施了魔法，把大头菜变成了巧克力。”

糖纸会施魔法？阿明当然不相信，他知道莉莉是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于是不再追问下去，只是紧紧地抱住了对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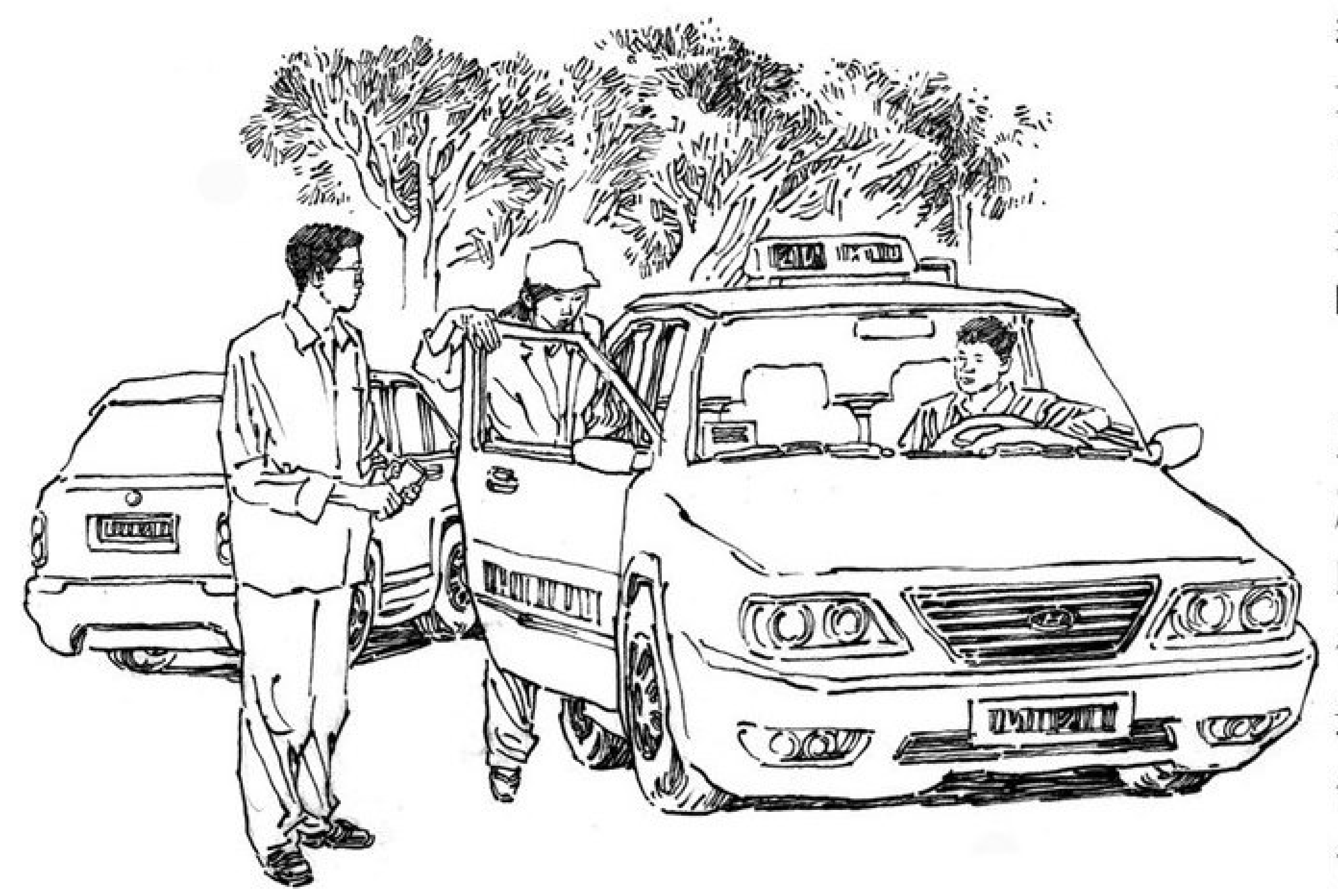
阿明猜得没错，当年，莉莉对阿明暗生情愫，她原本打算趁阿明睡着时把巧克力塞一半给他，然而刚打开阿明的包，一股酱菜味儿扑鼻而来。莉莉凑近那些“糖果”闻了闻，立马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于是干脆把自己的巧克力和阿明的“糖果”来了个对调。

两人结婚后，感情十分甜蜜。因为小时候的营养不良，阿明患上了低血糖。莉莉很是心疼，每当阿明外出，她总要在他的衣兜里放几颗糖应急。

几年后，小两口的日子由激情趋于平淡，阿明渐渐开始觉得生活乏味，恰逢这时单位新来了一个漂亮女孩，是大家公认的女神，对方的一颦一笑搞得阿明心猿意马，于是他大着胆子约女神吃饭看电影，女神也不拒绝。就这样，两人玩起了暧昧。

莉莉很快觉察到阿明的异样，质问他是怎么回事，阿明反过来指责莉莉疑神疑鬼，两口子大吵一架，陷入了冷战。

一个周末，阿明约女神去踏青，一大早，他就假意打了几通电话，然后佯装加班溜之大吉。一路上，阿明和女神聊得好不开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为了能和女神顺利出游，阿明没顾得上吃早饭，所以没过多久，他的低血糖就犯了。不过阿明并不着急，他兜里揣着糖呢。他停下车，不慌不

忙地掏出一颗，然而刚剥开糖纸，阿明就傻眼了：里面居然是一块大头菜！阿明急了，又慌忙把其他几颗糖剥开，妈呀，里面全是清一色的大头菜！

不用说，这一定是莉莉搞的鬼！这时，女神凑上来问怎么了，阿明不想被她笑话，就把“糖”收起来，问女神带吃的没有。女神摇摇头，说：“待会儿到了目的地，自然有卖吃的，用不着带。”

阿明却慌了神，他已经饿得心慌手抖，根本没法继续开车，附近也没有便利店。没办法，阿明只好把情况如实告诉了女神。

女神面露不悦，她用手机叫起了车。没几分钟，车来了，女神示意阿明和她一起走。阿明双手一摊：“那我的车怎么办？”

女神说先把车停路边，让阿明待会儿联系人来开走。

阿明还在犹豫，女神不耐烦了，扔下一句“真扫兴，早知道我赴别人的约了”，挥手让司机开车走人。

汽车绝尘而去，阿明怎么也没想到女神会抛下他独自离开，气得直翻白眼。思来想去，他只好给莉莉打电话，先是低头认错，然后恳求莉莉帮忙。

莉莉听了，叹了口气，意味深长地说：“阿明，你还记得糖纸会施魔法吗？现在你把那些‘糖’握在手心里反思，只要你足够诚心，大头菜就会变成糖。”说罢她就挂了电话。

阿明没辙，只好按莉莉说的去做。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双手握着“糖”开始反思。他的脑海里慢慢浮现出过去的一幕幕，特别是年少时的那次春游，点点滴滴都还那样清晰。莉莉可爱善良，对自己如此真心，可如今自己居然做出伤害她的事，真是对不起莉莉的爱，也对不起自己的所有努力啊！

想着想着，阿明不禁羞愧难当，他打定主意，一定要和莉莉好好过日子，好好补偿莉莉。

这时，阿明剥开糖纸，只见那块“大头菜”有了奇怪的变化，暗绿色的表皮裂开，露出了黑黑的软软的夹心。阿明试着用舌头舔了一下，尝到一股涩涩的甜味，是巧克力！

莉莉再一次让糖纸施了魔法！原来，糖纸里的“大头菜”，其实是一种做工十分逼真的巧克力。

那一天，阿明稳稳地把车开回了家，小两口又和好如初。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插图：陆小弟）





干净的出租屋

□李　显

张大妈在老城区有一套房子常年出租，租客大多是在附近打工的年轻人。让她头痛的是，那些穿得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每次都把房子弄得又脏又乱。今年，她下了狠心，再也不租给这样的租客了。

这天，有个租客给张大妈打电话，要看房子。双方约好在出租屋见面，租客是个年轻姑娘，她看好了房子，说要租住一年，但她刚参加工作，手头没有那么多钱，跟张大妈商量，房租能不能一个月一交。

张大妈本不想同意，但看姑娘穿得干净利索，说得也挺可怜，就同意了，只是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能把房子搞得脏乱不堪。

姑娘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一定把这儿当成自己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如果你发现卫生不好，随时都可以把房子收回。”

于是，两人签了租房合同，张大妈得知姑娘名叫吴倩倩。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张大妈上门找吴倩倩要下个月的房租。让张大妈高兴的是，吴倩倩没有食言，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玻璃、瓷砖都擦得锃亮锃亮的，窗台还摆上了净化空气的花草。像吴倩倩这样干净讲究的房客很难遇到啊！张大妈一高兴就少收了一百元房钱。

第二个月，张大妈又上门收房租。她敲了老半天门，睡眼蒙眬的

吴倩倩才开了门。张大妈有些不高兴，心说，都快到中午了，怎么还没起床？吴倩倩像是看出张大妈在想什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昨晚半夜才睡觉。

进了屋，张大妈吓了一跳，只见屋里完全变了样儿，垃圾、脏衣服扔了一地，窗台上的花草都蔫了……她生气地问：“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脏？”

吴倩倩十分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我妈妈住院了，我忙得焦头烂额，连觉都不够睡……你放心，今天就打扫！”她边说边捡拾地上的垃圾。

原来是事出有因。看来吴倩倩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妈妈，没有时间打扫卫生也说得过去，情有可原！想到这儿，张大妈点点头说：“我理解你……一个人在外不容易，给妈妈治病要紧……”说完，她又像上次一样，少收了一百元房租。

吴倩倩十分感激地保证，马上恢复原样，下不为例。

两天后，老城区的一个老邻居给张大妈打电话，说从乡下带回一些香瓜，让她过去拿。

张大妈拿上香瓜往家走，路过出租屋时，想起吴倩倩，打算给这个孝顺的孩子送几个香瓜。她往二楼一看，只见阳台上晾晒了许多衣服还有床单，于是她上楼敲门。

让张大妈没想到的是，开门的竟然是个中年男人，他问张大妈找谁。张大妈说自己是房东，来给吴倩倩送香瓜。

中年男人笑着把张大妈请进屋，自我介绍说：“我是吴倩倩的爸爸，她跟我们说了，你前两天来看卫生，不太满意……以前，每隔两三天，我妻子就会过来打扫一次，真不好意思，前些日子我妻子住院了……你放心，今后我们一定会及时来打扫。”

张大妈不敢相信地问：“听吴倩倩说，父母家在郊区，坐车到这里要三个多小时，你们跑这么远来帮她打扫卫生？”

吴倩倩的爸爸点点头，有些奇怪地说：“对啊！”

“吴倩倩在哪儿？”张大妈生气地问道。

吴倩倩的爸爸不好意思地说：“她还没起床……”

“我不找她了。”张大妈气呼呼地转身就走，香瓜也不给了！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张恩卫）



“表里不一”的孝

有个名叫大佟的成功企业家，在家是个大孝子。每次出门，母亲都会交代他：“儿子，多带件衣服，外面凉，别感冒了。”大佟从来不说“您别操这心了”，而是说：“行，妈，您放心吧。您不说，我还忘记带棉袄了呢。”可带出去的那件棉袄，大佟从来没穿过。

前些年，大佟辞掉工作刚去创业时，他的母亲拦着他：“不行，挣点钱容易吗？你别出去瞎折腾了，好好找份工作。”大佟一面跟母亲周旋，说“妈，我肯定不做”，一面继续在外打拼。后来，企业慢慢经营成功了。有一天，大佟带母亲到自己的公司去逛。母亲转了一圈，觉得很满意，问公司是谁开的，大佟说：“人家的。我来当职业经理，都是人家投的钱。”母亲连连点头：“好，好，这样才好！这样咱家就不用担风险了！”

朋友知道这事后问他：“你这不是表里不一吗？”

大佟说：“钱在我兜里，事儿是我在做。我若竹筒倒豆子，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说了，她既帮不上忙，还得瞎担心一场。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只说一些让他们高兴的话？”

只要让父母高兴，做儿女的就算有时“表里不一”，也是一种孝。

（**作者**：流念珠；**推荐者**：自在飞花）

武训赶路

武训是清代贫民教育家、慈善家。有一年，武训外出行乞集资，时值冬日，天寒地冻，武训急匆匆地赶路，想在天黑之前翻过一座山头，到达山脚下的村子里。

可当武训走上一条山路时，他发现路被一辆装满木柴的马车堵住了，路上的行人都很焦急。武训挤到马车前，问车主：“这一车木柴值多少钱？”车主回答：“好几两银子呢！”武训

立即取出银子递给车主说：“我买了。”说完，他解开捆绑木材的绳索，用力把一车木柴全部推下了山崖。而马车因为轻装简行，很快行驶起来，不一会儿，道路就畅通无阻了。

看着众人疑惑的目光，武训说：“刚才那种情况，如果想要道路通畅，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把木柴扔掉。”有人问：“那为什么不让运木柴的主人直接把木柴扔掉呢？”

武训说：“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怎样做，却不能强迫别人也这样做。别人扔掉这车木柴，可能生活就无以为继了。”有人继续追问：“那你岂不是为大家承担损失了？”

武训笑着说：“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也急着赶路，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自己，只是顺带给大家带来了便利罢了。”武训的一番话，让众人赞不绝口。

有时在解决问题时，替人家承担损失，是最快速有效的一种途径，也体现出了一个人的决断、担当和慈悲。

（**作者**：乔凯凯；**推荐者**：田龙华）

用笛声维持秩序

陆春龄是中国著名的笛子演奏家。一次，他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尼西亚，举行露天演出，底下观众人山人海。

轮到陆春龄登台演奏时，他刚演奏了一会儿，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枪声，陆春龄心中泛起一丝恐慌，但他觉得自己身为对外访问的中国文化团的代表，绝不能在关键时候往后退，给祖国丢脸。于是他壮起胆子，原本站在舞台中央吹，这会儿，反而边吹边走，来到舞台的前沿。随着节奏的进展，笛声越来越轻缓，现场的观众也越来越安静。

演出结束后，陆春龄问导演刚才为什么有枪声，导演告诉他，因为舞台高，声音远，后面的人群朝前面一挤，出现了混乱的场面，警察不得已鸣枪示警。但是枪声不能维持秩序，陆春龄的笛声却征服了十万观众。

这件事让陆春龄意识到，一首曲子只要从引子开始了，直到尾声结束，吹奏者就必须全身心地服从乐曲的要求，无论外界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从那以后，无论在哪里演出，他都一直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要想在一项专业上有所成就，首先要做到静下心来。

（**作者**：姜常红；**推荐者**：田龙华）

（**本栏插图**：陆小弟）





复仇

□吴　嫡



进　山

清末民初，在长白山脚下有一个村子，上百年来，这个村子的人都以结伴进山挖人参为主要经济来源。王大山就有一个挖参的小团队，他是大哥，身强力壮，经验丰富，老二叫黑子，老三叫狗子，他们仨从小玩到大，一起结伴挖参，日子过得还不错。

天有不测风云，王大山的儿子忽然得了病，花了不少钱也治不好，而黑子的老婆上山采菌子时失足落入深谷摔死了。只有狗子家一切顺心，媳妇生了大胖儿子，加上五岁的女儿，也算儿女双全了。

这年深秋，三人再次进山挖参。长白山纵横百里，古树遮天，行走全靠多年的经验和本能。三兄弟都是高手，互相照应，多年来都有惊无险。进山的头几天，三人只是埋头赶路，因为一般要走进林子五天后，才有可能找到参。

可今年他们的运气不好，一直走了七天，才找到第一棵人参，且年头不多，是个三品叶。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陆续又找到两棵参，但是出山的时间也快到了。长白山留给挖参人的时间是很苛刻的，春夏两季是挖不到参的，只有到了深秋，

才能找到参。然而长白山的秋天很短，只有一个月，随后就是地狱一样的寒冬，当白毛风吹起来，就是神仙也别想在旷野里活命。挖参人必须提前几天返程，避免被风雪截在路上。

今年的收获一般，若是往年，可能也就认了，然而今年不同，王大山给儿子治病需要钱，黑子续弦找老婆也需要钱，他俩都想再挖两天。狗子没那么大的压力，但他们是一个团队，必须共同进退。更重要的是，狗子相信王大山的经验，王大山用手摸草皮，观察树叶的颜色，判断今年的冬天会略晚几天。

三人又挖了两天，挖到了一棵参，狗子觉得差不多了，说："大山哥，你和黑子最需要钱，这棵参我不要了，你俩平分，咱们该走了。"

王大山抬头看看树叶，又摸摸土壤说："应该还有时间。"

狗子有点急了："大山哥，每年这日子咱都往回走两天了。就算今年暖和，可再往前走，来回就是六天路，没人这么干过。"

看着狗子着急的样子，王大山叹了口气说："兄弟，再挖一天就撤。"话已至此，狗子也只好点头同意了。

或许是老天爷想补偿他们，第二天他们真的挖到两棵参，其中一棵居然是五品叶！这是能卖出大价钱的。兄弟三人立刻打点行囊，高高兴兴地往回赶路。

但他们走得太远了，当天晚上，突如其来的雪粒子穿透树叶，且越变越大，盖住了他们先前留下的记号。三人被迫一边走，一边仔细寻找树干上的记号，行进速度大大变慢，食物的消耗却越来越多。他们夜里也不敢休息，举着火把，艰难前行，他们知道，第一场雪下来，意味着白毛风就在后面紧跟着。

背 叛

第二天天亮，树梢传来了不祥的呼啸声，紧接着，狂风裹着雪粒子穿透森林，抽打着天地间的一切。三个人拼命地奔跑，途中王大山不慎掉进了一个被雪盖住的大坑里，黑子和狗子奋力把他拉了上来，好在旁边有一个破旧的棚子，那是山里猎户临时歇脚用的。三人走进棚子，勉强抵御一会儿寒风。王大山看看外面，地上已经一片雪白，连树上都包着一层冰霜。他脸色阴沉，刮了刮树上的冰霜，说："找不到路了。"黑子抱着头，一言不发。

当天夜里，狗子突然发起了高



烧，迷迷糊糊地说："完了，咱们是出不去了。"然后他就号啕大哭起来。

黑子咬牙说："放心，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出去。"王大山哼了一声，把食物清点了一下，然后解下酒壶递给狗子："暖暖身子吧。"狗子喝了一大口，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狗子被一团雪砸在脸上，惊醒了，发现四处一片黑暗。他正要起来，忽然听见黑子的声音："狗子是不是醒了？"王大山说："放心，酒里我下药了，他没这么快醒。"

狗子一惊，一动不动地继续装睡。那两人都站在暗处，手里的刀闪着寒光。狗子下意识地悄悄摸摸腰间，果然，腰里的防身匕首已经没有了。

黑子问："大哥，这么干真行吗？"王大山冷冷地说："你后悔了？进山前你可比我积极。"

黑子说："我听大哥的！"王大山说："就按之前说的，他老婆归你，儿子归我。这样一来，你有了老婆，我也有后了。医生说我儿子八成是不行了。"

黑子又问："不会有啥问题吧？"王大山说："能有啥问题？狗子死在山里，她老婆还年轻，不改嫁怎么活？他儿子还不到一岁，啥也不知道，我养大就是我儿子！"

黑子说："那他女儿呢？"王大山说："你养着吧，你反正也没孩子，他老婆给你再生个儿子，你就儿女双全了。要实在不愿意养，你就趁他媳妇不注意，带进城卖了。"

黑子看了看狗子问："不用杀他？"王大山摇摇头说："不用脏了咱手，他生着病，又没有粮食，死定了。趁风雪小，快走吧。"

两人离开窝棚，消失在风雪里。狗子半天都没动弹，泪水顺着脸颊横流。他没想到，自己相交多年的兄弟竟是这样的人！他四处搜寻，食物都没了，但他意外地发现，王大山睡觉的干草上有一棵人参，估计是王大山睡觉时从怀里滑落的，是最小的一棵，所以没被发觉。

狗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咬着牙向外走，他对自己说，绝对不能死！他要回家，他绝不能让妻子嫁给一个畜生，更不能让儿子成为另一个畜生的儿子！还有他那乖巧的女儿，如果真的被卖给了人贩子，会落到什么下场，他不敢想。他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冲进了风雪中。

狗子不知道自己跌倒过多少次，每一次跌倒他都觉得自己再也

站不起来了，但只要他一合上眼睛，就会看到妻子那俊俏的脸庞，以及一双儿女那可爱的脸蛋。复仇的怒火一次次把他烧醒，他啃一小口人参，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向前走。

风雪时大时小，脚印早就被掩盖，但树上刀刮的痕迹却能看得见。那是王大山和黑子寻找标记时干的事，狗子沿着刮过的痕迹向前走。他打定主意，即使走不出去，也要尽可能地追上，趁他们不备，能杀一个是一个，现在能保护家人的，只有自己。

当狗子跌跌撞撞地走出森林时，意识越来越模糊，他看到前面有个木屋冒着炊烟，挣扎着走过去，只敲了一下门就颓然倒地。

狗子在猎户家里足足昏迷了五天五夜，醒来时马上就要走，猎户骂他不要命了，并告诉他，他走出来的方向和他进山的方向有偏差，就算骑马回去也要走上十天，以他现在的身体，也没法骑马。狗子哭着把他必须马上回去的原因告诉了猎户。猎户听完，牵出自己的马说：“我送你回去！”

真 相

十天后，狗子终于赶回了村里。村里空荡荡的，一改往日的热闹，自家的房门也紧闭着。狗子心里瘆得慌，难道自己回来晚了？他拼命砸门，带着哭腔喊：“媳妇，我回来了，开门啊！”

这时，村口一阵喧哗，一群男人疲惫不堪地走进村子，领头的正是黑子！

狗子两眼喷火，冲上去就是一拳，黑子晃了晃，应声倒地。周围人急忙拉住他说：“狗子，你疯了？”狗子暴跳如雷：“这是个披着人皮





的畜生，还有王大山，王大山呢？给我滚出来，我跟你拼了！”

有几户人家听到声响，打开了门，只见王大山的媳妇走出来说：“狗子，你回来了！你大山哥呢？”

这时，狗子忽然看见自己的媳妇抱着儿子拉着女儿，从王大山家走出来，他一下子瘫倒在地，爬过去抱住自己的女儿，看着媳妇问：“你们都还好啊！”

媳妇哭着说：“黑子哥回来后，说你和大山哥还在山里，就带着全村男人回去找人，都十几天了。大山哥的孩子生着病，我过来给嫂子做个伴。你们总算回来了！”

黑子虚弱不堪，他嘶哑着嗓子对王大山媳妇说：“嫂子，对不起，大山哥……没了。”王大山媳妇似乎早有预感，只是默默地流泪。

狗子怒火中烧：“黑子，你装什么好人！”看着众人吃惊的目光，狗子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出乎狗子意料的是，大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悲愤的神情。这时，村长走过来说：“狗子，这是大山写给你的，你看看吧。”

那是一张草纸，字是用炭条写的，歪歪扭扭的，其中有好多字还是用画代替的，上面的大意是：狗子，你能看到信，就证明你还活着，大哥真高兴。大哥掉坑时脚受伤了，走不远了。大哥知道你也走不动了，黑子还有机会，可他若带着咱俩，也得死。咱哥仨只要有一个出去，咱三家就有依靠。可大哥希望你也能活，人处在绝境时，愤怒往往更能让人活下去。留一根人参给你续命，其余的但愿黑子能带出去。是大哥对不起你们，大哥太想多挖棵参给孩子治病了……

狗子颤抖着手问：“这……你们俩当时……”

黑子咳嗽着说：“狗子，是我用雪团把你打醒的。真要杀你，趁你睡觉就动手了。后来出去没走多远，大山哥的脚就不行了，他逼着我走，自己躺在雪窝子里不动了。他说你一边走一边在树上刻记号，万一狗子能跟上来呢……”黑子说不下去了，痛哭起来。

村长接着说：“黑子到村子时只剩一口气了，让人背着他回去找你们。临走时，他把参都给你两家分了，他说他没媳妇没孩子，如果回不来，要这些也没用。”

听到这里，狗子爬过去抱住黑子，号啕大哭起来。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谢　颖）



说人话

□河西走狼



敬酒不吃

老城厢估衣街住着位华爷，祖上是大盐商，有的是大洋，所以他嘛也不会干，只会玩鸟，还养出了一只会说话的鹩哥，教嘛说嘛，倍儿绝。

一天，华爷在洋行上班的儿子突然失踪了。全家找了一天也没见着人影儿，只好去警局报案。谁知，三天过去了，警局也没任何信儿。

华爷着急得火上房，听人说，儿子十有八九被道上的绑了票，立马托人带着银票去见锅伙团头儿。可是，团头儿动用了锅伙的全部眼线，找了三天，儿子还是杳无音信。

这天早上，华爷起床后，发了半天愣，想起好几天没去遛鹩哥了，就提溜着鸟笼来到了不远处的小树林。遛完鹩哥后，华爷正往家走，半道上忽然冒出仨青皮混混儿，拦住了他的路。

打头的疤脸双手一拱，十分客气地说："华爷请留步。"华爷停住脚步，问："您有嘛事啊？"

疤脸回答说："袁三爷请你过去谈件大事儿。"说完，他指了指停在不远处的小轿车。

华爷心中一愣，袁三爷是汉奸组织普济会的头儿，原来是个大混混，自诩天为大地为二他为三，改名袁三，眼下抱上了日本人的大腿，

抖了起来。华爷心想，自个儿和他是八竿子也够不着，谈嘛大事儿啊？

想到这里，华爷也客客气气对疤脸说："实不相瞒，最近家里出了档麻烦事儿，实在脱不开身。请您转告三爷，等事儿了了后，我一定亲自登门去拜访。"没想到，疤脸却说了一句："今儿你要是不去见三爷，日后可甭后悔啊！"

华爷听他话里有话，禁不住问："您这话是嘛意思啊？"疤脸"嘿嘿"一笑："见了三爷，你就知道了。"

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华爷琢磨了片刻，答应了："行，我先把鹩哥送回家，然后就过去。"不料，疤脸却抽冷子伸手抓住鸟笼钩儿："甭来回折腾了，带着鹩哥走吧。三爷正想见识见识这玩意儿呢！"

坐在车上，华爷心里有些不安起来，袁三和自个儿谈嘛大事儿啊？

谁知，见到袁三后，袁三却嘛事儿也不提，而是盯着鸟笼里的鹩哥问："听说这玩意儿会说不少人话？"华爷点了点头，顺手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瓜子儿，冲着鹩哥说："您好！"



鹩哥斜眼瞅了一眼袁三，盯着华爷手里的瓜子儿，开口说话了："您好，您吃了吗？"

这话把袁三给逗乐了："果然是津腔津味儿，不愧为津门一绝啊！"他又仔细问了问华爷是怎么教鹩哥说人话的事儿后，突然话题一转，"华爷，听说你儿子失踪了，找到了吗？"

华爷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袁三"哦"了一声："我听说宪兵队前几天抓了不少反日分子，你儿子不会

是……”一听这话，华爷急了："三爷，我儿子可是个规矩人，不会干出格的事！”

袁三听后，“嗯”了一声："明儿我去趟宪兵队，要是有信儿，立马派人告诉您。不过，到时候你得帮我办件大事儿！”

就坡下驴

华爷是个明白人，慌忙掏出一张银票，放在茶几上："三爷，这点钱您先拿着打点一下，回头我打发人再送过来。您说，有嘛事儿要我办，我一准儿尽心尽力！”不料，袁三却“呵呵”一笑："甭着急，等有了准信儿再说。”说完，他就把华爷给打发出来了。

这袁三说话还真算数，第二天上午就派人送来信儿，说华爷的儿子就在宪兵队。华爷一听着了急，急忙来见袁三，又拿出两张银票，请他想想辙，把儿子从里面捞出来，袁三答应了。

当天晚半晌儿，华爷刚吃完晚饭，疤脸忽然登门而来："华爷，那边三爷已经打点好了，三天后的这个点儿就放人。”华爷又惊又喜，儿子有救了！只听疤脸继续说："三爷说，这会儿请您带着鸟笼去一趟。”华爷愣了一下："这么晚了，带着鹩哥干吗啊？”疤脸却说不知道。华爷“嗯”了一声，心想，袁三今晚一准儿要提那件大事儿了，十有八九跟自个儿的鹩哥有关。

来到袁宅后，华爷双手一拱，答谢说："三爷，犬子的事让您费心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您说吧，要我办嘛事儿啊？”

袁三打了个哈哈："那我就不客气了。打今儿起，你这只鹩哥归我了，然后呢，你再替我教鹩哥多说几句人话。”

华爷虽然一百个不乐意，但想到儿子还在日本人手里，只能靠袁三，只好点头说："既然三爷喜欢，那您就留下玩儿吧。您想让我教鹩哥说嘛人话啊？”

袁三把嘴凑到华爷耳朵边，说："下个月月底，宪兵队的时苗过五十岁大寿，华北屯军的司令山本要来祝贺，到时候我想把鹩哥带过去乐呵乐呵。你就教鹩哥说……”

华爷听后惊呆了，难怪袁三对他儿子的事这么上心，合着是奔着鹩哥来的，想拿去巴结日本人！

袁三见华爷不吱声儿，问："怎么，不乐意啊？你儿子……”华爷连忙摇头，答应在一个月里练好鹩哥，便提溜起鸟笼离开了袁宅。谁



知上车后，疤脸却把他拉到了一个独门独院，还撂下话："打今儿起，就在这里好好教鹩哥。等事儿完了，你才能回家！"临走时，疤脸还留了俩混混儿看着华爷。

到了第三天，华爷不放心，让疤脸捎话给袁三，他想瞅一眼儿子，才能安下心来教鹩哥。当天夜里，疤脸就把华爷的儿子送了过来。华爷见儿子全须全尾的，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临走时，儿子忽然把一个纸团塞进华爷手中。华爷打开一瞅，啐了一声，随后摸了摸鹩哥，说："我的好鸟儿，这下可全靠你了。"

半个月后，袁三特意来看鹩哥，见鹩哥在华爷的调教下，人话说得倍儿溜，十分高兴。临走时，他叮嘱华爷要把鹩哥教得好上加好。华爷笑眯眯地说："您放心，一准儿包您满意！"

鹩哥学舌

眨眼间，明儿就是时苗的生日了。晚上，袁三听鹩哥说完那几句人话后，突然说："明天你跟着我，让鹩哥好好露几手！"华爷一听："三爷，我不能去啊！"袁三脸色一变："你不怕宪兵队再把你儿子抓进去吗？"华爷没了辙，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大清早，袁三穿戴一新，带着厚礼来到了宪兵队。等山本到场讲完话后，时苗把袁三引荐给了山本，袁三哈着腰说："山本司令，鄙人特意请来一位教鹩哥说话的高人，给您解解闷儿！"

说着，袁三手一招，华爷提着笼子过来，喂了鹩哥一颗瓜子儿，说："给山本司令问个好。"鹩哥开口就说："山本司令您好，您吃了吗？"山本听后，十分惊喜。



参加寿宴的日本人和汉奸一下子全围了过来。袁三一脸的得意，吩咐华爷："再给时苗队长来句喜庆话！"华爷捏了颗瓜子儿，引鹩哥说："祝时苗队长——"

鹩哥俩眼盯着瓜子儿，说："祝时苗队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时苗听得心花怒放，连声说"吆西"。袁三越发来劲儿了："各位太君和同仁——"他话还没说完，鹩哥忽然张嘴来了句："嘛太君啊？就是小日本鬼子，麻利儿滚出中国去！"在场的人全傻了眼。

山本抬手就给了时苗一个大耳刮子，离座而去。时苗也火了："袁桑，这就是你让山本司令听的人话吗？"谁知，鹩哥听到"袁桑"后，冷不丁叫起来："袁三儿，狗汉奸！打倒狗汉奸，打倒小日本！"

袁三吓坏了，指着华爷磕巴着说："这全……是他教的……不关我的事！"只听到华爷一声大笑："没错儿，这话就是爷教的。"

原来，那天华爷的儿子在递给他的纸条上说，是普济会的人绑了自己，主谋就是袁三！那时，华爷才想起一件事儿来。儿子失踪前，有个闲人找上门来，说受人委托，想高价买走鹩哥，当时被他回绝了。这人一准儿就是袁三，他见软的不成，就来硬的，对华爷儿子下了黑手，一步步引诱华爷着了他的道。

华爷转向袁三厉声说："好你个狗汉奸，爷现在就让你听一回正儿八经的人话，你听到了吗？"随后又清了清嗓子，对时苗说，"听好了，这才是咱天津卫人人都想说的人话，打倒小日本鬼子！"话音刚落，时苗手中的枪响了，华爷倒在了血泊之中。

时苗转身冲着鹩哥又是一枪，却打在了鸟笼门上。受惊的鹩哥扑扇着翅膀，立马从笼门飞了出来，边飞还边叫："打倒小日本鬼子！"等时苗抬手打第二枪时，鹩哥已经从窗户飞走了。时苗气急败坏，狠狠地踹了一脚袁三："还不给我去追！"

第二天，海光寺附近的人惊讶地发现，有只鹩哥在沿街的树上飞来飞去，不停地叫着："打倒小日本鬼子！打倒小日本鬼子！"它愣是叫了大半天，最后啼血而死。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得知事情的真相后，把华爷和鹩哥合葬在了一起，并立了块墓碑，上面写着四个大字：鸟爷之墓。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插图：刘为民）



阿P智斗假币



□张 震

这天，阿P突然发现自己不知啥时得了一张假币，他一下子坐立不安起来：我阿P一世精明，凭啥当这个冤大头？不行，得想法子把它花出去。

在这之后，只要有花钱的机会，他都条件反射般地想到口袋里的假币。可是大商场大超市有验钞机，很难出手；小摊贩那里相对容易些，但人家做点小生意也不容易，阿P于心不忍。一晃一个月过去了，这张假币仍然稳稳当当地留在自己手里，阿P都快绝望了。

一个周末，阿P路过剧场，只见大幅的标语分外醒目：阿杰演唱会盛大开场！阿P心里一动，阿杰可是自己最喜欢的歌星，千载难逢的机会绝不能错过。他立即奔向售票处，票价四百，但已经卖光了。

这时，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矮个子挤了过来，向阿P兜售："五百一张，大哥要不要？"

阿P钱包里刚好有四百，加上假币也算原价买了，不亏。阿P正想掏钱包，小胡子伸手过来就抓。"怎么还用抢的？"阿P赶紧缩回了手。

"不是，这些日子查得紧，抓住就糟了，快点拿过来吧！"小胡子有点迫不及待。

阿P暗暗发笑，该你倒霉。他刚要把钱递过去，就听一个声音响起："大哥买我的吧，我这张就卖四百。"只见一个姑娘走过来，模

样像个学生，她说："大哥我不是票贩子，我是大学生，在这家剧院勤工俭学，他们没给工钱，只给了这张票。四百块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呢。"

"一边去！"小胡子恼恨地叫了起来。

阿P犟脾气也上来了："我自己的钱，想买谁的就买谁的！我就买这个姑娘的。"阿P不顾小胡子的纠缠，把钱递给了姑娘。买了票，阿P手里就只剩下那张假币了。

演出现场非常火爆，阿P终于见到了大歌星阿杰，心头的阴云一扫而光。更令人激动的还在后头，演出结束前进行了抽奖活动，阿P和一个女孩被幸运抽中，奖品是阿杰的亲笔签名一份。女孩先冲上台，疯狂地扯开自己的衣服，要求阿杰把名签到她雪白的胸脯上。阿杰欣然应允，刷刷几笔一挥而就，女孩一声尖叫，当场就晕了过去，被人七手八脚地抬走了。轮到阿P了，他突然发现一个要命的问题：自己身上没有带本子，无处可签，当然不能跟那女孩一样签身上……他灵机一动，不是还有一张假币吗？这回总算派上用场了。

等阿P出了剧场，他立刻被人团团围住。有的出三百，有的出两千，甚至有人给到了一万，希望阿P转让那张签名的钞票。阿P不为所动，因为他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阿杰的一条内裤公开拍卖，竟然卖了一百万！自己的这张签名纸币虽说比不上内裤，但肯定也很值钱，暂时还不能急着出手。

阿P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已经快到凌晨了。一张假币转眼之间竟然成了宝贝，阿P心里美滋滋的。突然，一高一矮两个蒙面人跳了出来，挡在身前。

"把钞票交出来！签名的那张！"矮个劫匪喝道。

阿P吓得一哆嗦，再仔细一看，觉得此人好像见过，就开口说道："票贩子兄弟，你不卖票，怎么改行当强盗了？"说完阿P就后悔了，劫匪一急眼说不定会杀人灭口，自己还是小心行事为妙。

"你个笨蛋！蒙面都让人认出来了……放屁脱裤，多此一举！"高个劫匪一把扯下头套。

矮个劫匪也扯下头套，正是小胡子，他说："看来咱俩有缘，新账老账一起算。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要命还是要钞票？"

阿P定下神来，打算先跟劫匪周旋一番，然后再见机行事。阿

P冷不防一个箭步往旁边一跃，那里有根路灯杆，他将后背紧紧靠住灯杆。两个劫匪左右包抄一步步逼了过来。

阿P用双手扯住钞票道："你们敢抢，我就敢撕。谁也别想得到！再说，这里亮堂堂的，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路边的监控拍下来了，我要有个好歹，警察很快就能把你们抓起来！"

两个劫匪果然不动了。小胡子愣了片刻，开始重新往脑袋上套头套。高个子气急败坏地照着他屁股踹了一脚道："套上也不管用了，都照下来了！"他又转身对阿P说，"兄弟你别激动，咱有事好商量。"

阿P悄悄喘了口大气，说："这样吧，你们刚才也听到了，有人给一万！咱就算交个朋友，你们也给一万。这东西一倒手，赚几千闹着玩，票贩子兄弟你天天倒腾票，最懂行情了，是不是？"

两个劫匪咬了会儿耳朵，高个子说："行！明天中午还在这里，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要报警，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阿P回到家，腿早就软了，半天才缓过劲，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报警？但劫匪真要拿钱来交易呢？煮熟的鸭子可不能让它飞了。阿P很纠结，一夜也没睡着。

第二天中午，阿P赶过去，劫匪真的在角落里等他。一照面，小胡子也没废话，就把手里的黑塑料袋打开给阿P看，里面有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阿P心里这个乐啊，自己的假币一下就出了手，还可以换来一笔不小的收入，另外打发了劫匪，免了一场灾祸，一箭三雕。高，实在是高！

就在这时，两个人走过来，把阿P和劫匪堵在了角落。原来他们是便衣民警，听说昨天有人要交易签名的人民币，今天特地过来巡查。

阿P赶紧解释："警察大哥，我这张不是真钱，是假币啊！"

警察厉声问道："你哪里来的假币？"

阿P还没来得及解释，两个劫匪一听这话却慌了神，拔腿想跑，被民警迅速制伏了。原来，他们给阿P的那一沓百元大钞，全是假的！

虽然没能用阿杰的签名换一大笔钱，但自己的这张假币，帮警察端掉了一个贩卖假币的团伙，也算值了！想到这里，阿P又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顾子易）



锯掉『神树』啥结果

□姜玉忠



两半屯的李老汉家门前有棵大柳树，树龄已有四十来年。因为这棵老树，邻居刘二憨没少跟李老汉吵闹。

为啥？只怪这棵柳树长得太高、树冠超大，而且严重朝南垂坠，部分枝杈已耷拉到了刘二憨家的房脊，树叶也遮挡了人家的后窗户，更要命的是，去年因风刮雷击，柳树的主干还被劈出一道裂缝，伸出一根弧线形枯枝。万一哪天树倒了，或者枯枝砸下，那刘二憨家即便不房毁屋塌，屋顶也会被砸出个大窟窿。

为此，刘二憨经常找李老汉交涉，可李老汉就是不答应砍枝，更别提锯树了。因为在李老汉心里，他早把柳树当作了“神树”。他认为，家里头日子越过越好，孩子们学习越来越进步，全因他栽了这棵树，李老汉还指望着“神树”能保佑他那孙子孙女全考上名牌大学呢。老实巴交的刘二憨一时也拿李老汉没办法。

七月里的一天，刘二憨收到短信提醒，说傍晚当地会有雷暴雨，并伴有七八级大风。他急忙去找李老汉商量，可当天李老汉去县城闺女家了。因为担心私下修整柳树会招惹麻烦，情急之下，刘二憨就跑去村委让村干部想想办法。

村支书林三宝听刘二憨讲明来

意，立马跟他去现场考察了一番。只见柳树根部已经脱皮，还有密密匝匝的虫眼，林三宝想了想说："把这棵树齐根砍掉！"仅个把钟头，李老汉家的大柳树就被锯倒了。

傍晚，两半屯果真狂风骤起，紧接着就是瓢泼大雨。不到半夜，两半屯就成了水乡泽国，屯外庄稼、树木都被作践得一片狼藉。

第二天中午，李老汉从县城回来了，他发现自家的大柳树被砍了，不由分说就去找刘二憨问罪。听说是村支书林三宝带人去锯的树，他又骂骂咧咧地去找林三宝。

林三宝耐着性子跟李老汉解释："昨晚咱屯子有二十几棵大树被暴风雨折断了，如果你家的柳树不提前锯掉，那么它肯定也在劫难逃，而且还会危害到刘二憨家的房屋安全。"

李老汉脖子一梗，说道："我家的神树雷打不动、风吹不摇，它对周边啥都没影响。你们就是护着刘二憨来破坏我家风水，我要去法院告你们！"

不到一个礼拜，当地法院果真向两半屯村委会和刘二憨送达了民事起诉状副本，李老汉要求两名被告赔偿损失两万块，而且还得当众向他赔礼道歉。

刘二憨向来老实又胆小，这下更是着急上火，而林三宝心里也没底……然而，法院开庭审理后的结果，却把李老汉给气坏了。怎么了呢？原来，法院竟以林三宝和刘二憨系紧急避险为由免责，只判刘二憨适当赔偿李老汉2000元的经济损失。

律师点评：《锯掉"神树"啥结果》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是，紧急避险产生的法律后果该由谁买单。

根据法律规定，紧急避险是指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人身、财产和其他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利益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如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只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如受害人要求补偿的，可以责令受益人适当补偿。

这个故事中村支书林三宝砍树的行为符合紧急避险的法定条件，由此造成的损失原则上可由受益人刘二憨作适当补偿，以弥补李老汉的损失。

（**题图**：张恩卫）

大伙儿肯定听说过众筹开公司、众筹买股票、众筹拍电影等等，可你听说过众筹爱情吗？爱情如此神圣，真的可以被强大的资本、贪婪的欲望、弥天的谎言包装成一个项目吗？



众筹爱情

□杜 辉

1.美女垂青

阿树是个小保安。最近他有点烦，交往了三年的女朋友，跟一个土豪认识了不到三天，就义无反顾地弃他而去，投入了那个老男人的怀抱，想想就憋屈得要命，他对人家掏心掏肺，可人家却当那是猪下水。

阿树发誓永远不再相信所谓的爱情，但世上的事就是那么奇怪，他笃信爱情时，爱情将他拒之门外，他否定爱情了，爱情偏偏找上门来。

这天，阿树脑子一个溜号，骑着自行车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红色跑车，阿树摔了个人仰车翻，他急忙从地上爬起来，顾不上揉一下摔疼的膝盖，先去看那辆跑车，车身明显被撞掉了一大块漆，阿树咧开了嘴，心里叫苦不迭。

车门一开，走下来一个美女，美女气质出众，全身上下皆是名牌，一看就和阿树不属于同一个阶层。阿树自惭形秽之余，赶紧赔笑道歉：“小姐，实在对不起……”

美女的反应有些奇怪，她看都没看那辆受损的跑车一眼，而是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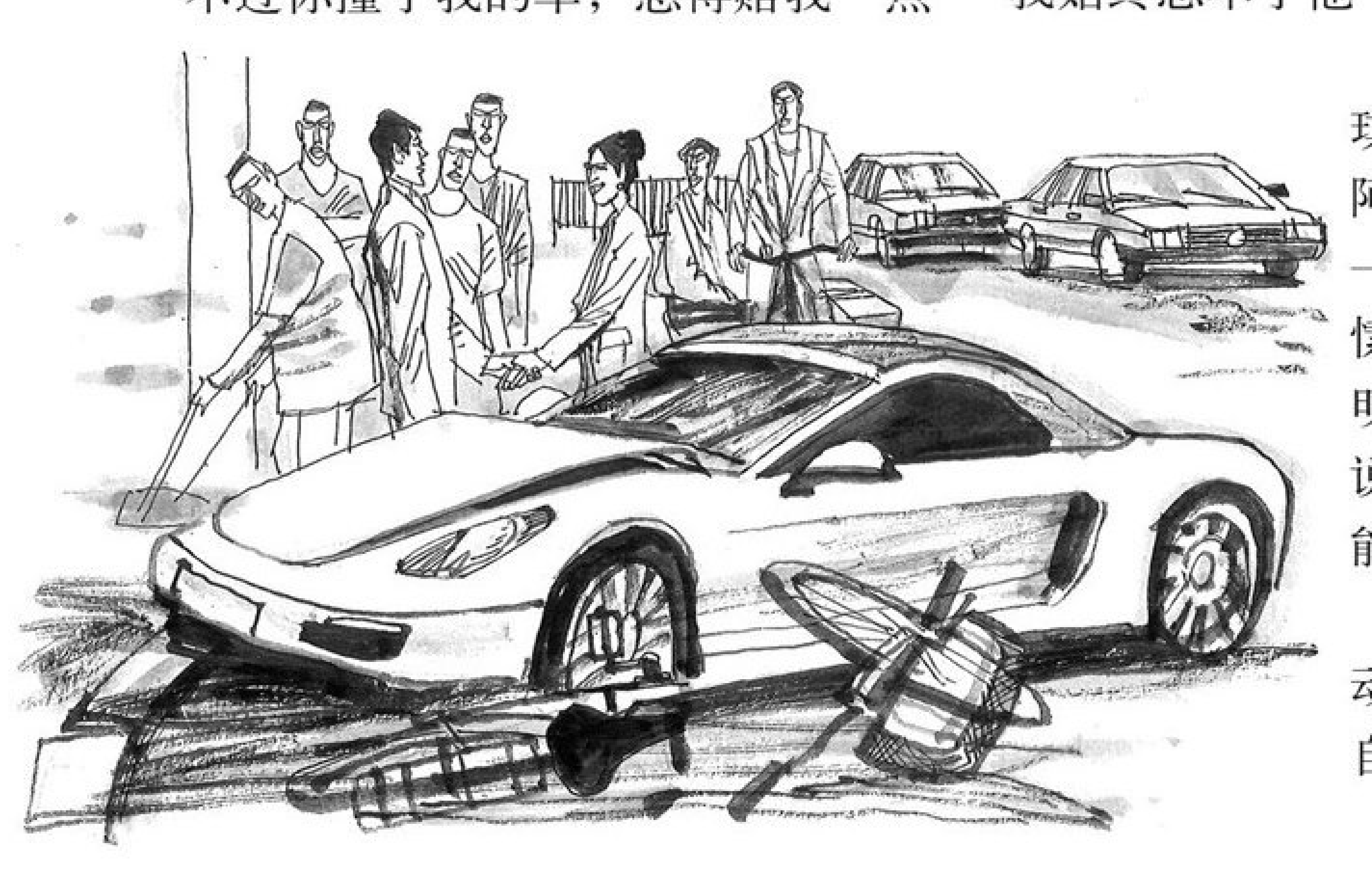
呆地盯着阿树的脸，目光中竟然有一丝痴迷。这么一来，倒把阿树弄糊涂了，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心想：自己有那么帅吗？能瞬间迷住一个美女？

美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有些尴尬地收回目光，但很快又伸出手来说："你好，我叫琪琪，很高兴认识你，这么多人，这么多车，偏偏我们撞到了一起，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没想到撞车还撞出缘分了，阿树握着琪琪的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更让阿树没想到的还在后面，琪琪抿嘴一笑说道："车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保险公司会处理的，不过你撞了我的车，总得赔我一点什么吧，要不这样，你赔上一点时间，和我去喝杯咖啡，怎么样？"

美女盛情邀约，阿树受宠若惊，不过他心里也越发纳闷了，如果自己是个富二代，琪琪是个穷姑娘，那么一切都好解释，但现在情况正好相反，阿树实在想不通，美女看上自己哪一点了？

阿树的疑惑很快有了答案，在那家弥漫着浪漫情调的咖啡厅里，琪琪用小勺在杯里搅动着，搅出一圈圈涟漪，她的心湖似乎也荡起了涟漪，语气中透出一丝伤感："你知道吗？你长得很像我的前男友，看到你就让我想起了他，想起他为了救我，一把把我推开，自己却葬身车轮之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他……"



说到这儿，琪琪抬起头，注视着阿树，目光中竟有一丝说不清的情愫，还有一种道不明的期待，她轻声说道："我以后还能见到你吗？"

阿树怦然心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临别之时，两

人交换了联系方式，琪琪递给他一张精美的名片，阿树扫了一眼，惊讶地说道："金威集团总裁助理？你年纪轻轻已经做到这个职位了，太厉害了！"

琪琪抿嘴一笑："我爸是这家公司的老总，他早就想让我女承父业了，所以给我套了这么一个紧箍咒，不过我对经商一直没太大兴趣。"

如果说阿树刚才只是有些心动,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心跳加速了，金威集团的老总贺锦城可是这座城市首屈一指的富豪啊，琪琪竟然是他的女儿？阿树只觉得手心发热、嗓子发干，恍惚间仿佛看见有两扇金光闪闪的大门，正缓缓向自己开启。

过了没几天，琪琪打来电话，邀请阿树参加她的生日派对。夜幕降临，华灯初起，阿树买了一束鲜花，骑上他那辆"哗哗"作响的破自行车，兴冲冲地赶赴约好的地点——新元素娱乐会所。

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娱乐会所，华丽璀璨的建筑在夜色中流光溢彩，门前豪车云集，红男绿女们进进出出，人人趾高气扬，个个衣冠楚楚，阿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半旧不新的T恤，没来由地生出一股怯意。

阿树来到三层，刚走出电梯，便被一个男青年拦住了，对方语气很冲地说："你是干吗的？服务生没跟你说吗？这层被我们包下了。"

阿树磕磕巴巴地说："我、我找琪琪小姐！"

男青年上下打量着他，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你是来找琪琪的？她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

他这么一嚷，引来一帮年轻男女，一看穿着打扮，都是富二代。这帮人你一句、我一句抢着发表意见，也不管阿树有多窘迫，其中一个女孩说道："你们都扯到哪儿去了？他明显就是花店来送花的嘛！"

另一个女孩接过那束花，一边在花束里翻找着署名卡片，一边尖酸刻薄地说道："这种花可价值不菲，怎么也得十个大洋吧，让我看看是谁这么大方！"

阿树脸上一阵阵发烧，他暗自庆幸琪琪不在场，要不然自己真得找条地缝钻进去，他逃也似的离开了。

第二天，琪琪打来电话，好一番埋怨，说阿树言而无信，放她鸽子。从琪琪的语气中，阿树明显能



感觉到，他是否参加琪琪的生日派对，对琪琪来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难道自己在琪琪心目中的位置真有那么重要吗？阿树已经灰暗下去的心情瞬间又明亮起来。

阿树相信，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凭着琪琪对他的这份好感，自己完全有可能俘获这位富家千金的芳心。至于自己是不是喜欢琪琪，他很快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前女友的无情背叛，已经让他不再相信爱情。不过这样也好，阿树反倒可以轻装上阵，把爱情当作改变人生的筹码。

阿树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把走不出旧情的琪琪追到手，但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拿什么去追求富家千金？也许琪琪不会在乎他的身份地位，但这并不等于他不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

打个比方，琪琪和他，一个开辆豪车，一个开辆破车，琪琪对他有意，可以开慢一点，豪车破车相伴而行，但问题是他现在骑一辆自行车，跟人家根本不在一条车道上，试问人家怎么给他机会？

阿树这家伙脑子挺活络，想来想去有了主意，他炒了几个菜，买了两瓶酒，把自己三个固定的牌搭子找了来，他们分别是高高的张司机、胖胖的王厨子和黑黑的赵保镖。这三个家伙一个比一个精，都不是省油的灯，阿树私下给他们取了个外号，叫“三贱客”。

酒过三巡，阿树把话引入正题：“三位老哥，你们知道众筹是什么意思吗？”

张司机一向争强好胜，他抢着说道：“这谁不知道？不就是一伙人筹钱投资，分享回报吗？”

赵保镖不甘示弱，掰着手指数道：“众筹的项目才叫多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办不到的，什么众筹开公司啦，众筹买股票啦，众筹拍电影啦……”

阿树接上了他的话头，郑重其事地说道：“有一个众筹项目，全天下没人做过，我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请三位老哥鼎力支持！”

在三贱客惊异的目光中，阿树献宝似的吐出了四个字：“众筹爱情！”

2.众筹协议

三贱客集体呆住，王厨师首先反应过来，他嘻嘻哈哈地说道：“行啊阿树，真有你的，我们负责出资，

你只管追女人，真是个好主意，就是不知道我们仨能得到什么回报？总不会是轮流去睡你媳妇吧？哈哈……”

阿树不急不恼地说：“如果你们知道我的目标是谁，就不会嘲笑我的想法了。”

等到阿树说出琪琪的父亲是谁，三贱客表情同时一震，不过王厨师很快不屑地撇撇嘴说：“阿树啊，不是哥想打击你，做人还是现实点好，那种豪门千金，是你能追到手的吗？说好听点这叫小人物也有大梦想，说难听点这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阿树胸有成竹地说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然是让各位出钱投资，我当然得让你们看到希望和前景，听我慢慢道来！”

阿树详细介绍了他和琪琪的交往经过，又让三人看了他和琪琪的微信聊天记录，琪琪言语之间含情脉脉，俨然把阿树当作了前男友的化身。三贱客各怀心思，席间突然一片沉默。

阿树知道他们动心了，他不失时机地趁热打铁：“琪琪是独生女，把她追到手，意味着什么，用不着我多说，等到我成了贺家的女婿，一定会尽全力提携你们，你们今时今日的投资，会得到超出你们想象的回报！”

张司机问了一句：“如果你失败了，没把人家追到手呢？”

阿树摊开双手：“那没有办法，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这世上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

赵保镖显然对阿树信不过，说道：“就算你成功了，到时候翻脸不认人，我们有什么办法？”

阿树微微一笑：“这一点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可以签一份众筹协议，权责和义务都写清楚，我会在协议上签字摁手印，如果到时候我不认账，你们就把这份协议公布到网上，我还怎么做人？”

三贱客犹豫不决，阿树继续鼓动：“我知道，大家挣的都是辛苦钱，但我真心希望你们能把眼光放长远点，你们想过没有，按现在这种活法，就算辛苦一辈子，也只能混个温饱，永远无法脱离社会底层，可如果你们在我身上投资成功了，以贺家的财力、人脉、背景，你们只要沾上一点，就能彻底咸鱼翻身了。这不光是我的机会，也是你们的机会，也许是永远不会再有的机会！”

三贱客又商量了半天，最终一致同意参与众筹。四人畅谈美好前景，喝得酩酊大醉，阿树还即兴赋

诗一首：人生能得几回搏，机会面前莫错过，今日种下摇钱树，明朝枝头结硕果。

有了三贱客提供的财力支持，阿树的腰杆硬了不少，他首先辞去了保安的工作，这一步很重要，贺家千金要有个当保安的男友，传出去会让别人笑掉大牙的，就算琪琪不在乎，贺家也不可能接受。

接下来，阿树去买了几套名牌服饰，穿到身上往镜子前一站，还真应了那句话：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小伙子别提多帅气了，活像偶像剧里不食人间烟火的男主角。



阿树付了一年租金，租下一套房子，然后向琪琪发出邀请，请她来家里做客。其实琪琪早就提出过要来拜访，但阿树哪敢松口啊？他以前住的那间宿舍里，塞了四个单身汉，那各具特色又混为一体的臭脚丫子味，估计能把这位大小姐熏得怀疑人生。

琪琪如约赶到后，阿树把她领进书房，书房布置得古色古香，顶天立地的书柜里，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书籍，都是那种大部头的名著。琪琪环顾四周，不住惊叹道："阿树，你好厉害啊，这些书你都看过？"

阿树微微一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递给琪琪："送给你的，请别见笑。"

琪琪翻开那本书，只见扉页上写着一行字：贺琪琪女士雅正。后面是阿树的落款签名。琪琪又惊又喜，连眼睛都在闪光："阿树，原来你是个作家啊，我以前问你职业，你还一直对我保密，这才叫真人不露相呢！"

阿树嘴上故作谦虚，心里暗自得意，自己这一步棋，显然又走对了。其实阿树并没有完全造假，这本书还真是他写的，他从小就喜欢文学，经常在工作之余舞文弄墨，



可惜他写的东西，只能以抽屉为家，与灰尘为伍。一个小保安的作品，想要出版成书，实在是太难了，这次为了镇住琪琪，硬是靠自费出了这本书。

好在阿树的苦心没有白费，琪琪显然把他当成货真价实的作家了，看着他的目光中，分明多了一层仰慕，这让阿树感觉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这对年轻男女，一个有心，一个有意，很快便陷入了热恋，好得如胶似漆，琪琪还把阿树领回了家，和自己的父亲见了一面。贺锦城对阿树很客气，但客气中透着冷漠，那种客气说穿了只是一种修养，那种冷漠才是他内心的真实态度。

阿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琪琪的交往，肯定会受到阻碍。果然，琪琪神情沮丧地告诉阿树，父亲坚决反对她和阿树在一起。他还告诫女儿，以他的观察，阿树跟她交往，恐怕目的不纯。琪琪根本听不进去，还跟父亲大吵了一架。

阿树做贼心虚，暗自感叹：贺锦城这种级别的人物果然眼光老辣，一眼便看透了自己的居心，自己想跟这种人斗，根本是自不量力。好在他现在手里掌握着重要的筹码，只要能用爱情的名义牢牢控制住琪琪，把她推上战场，让他们父女相争，自己未必没有胜算。

琪琪和父亲陷入了拉锯战，两人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阿树虽然躲在幕后，却比谁都紧张，像一个等待命运判决的人。

这天晚上，阿树刚睡下，门便被敲响了，他过去打开门，琪琪扑进他的怀里，颤抖着说出一句话：“阿树，从今天晚上开始，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阿树大喜过望，他握紧拳头，在内心深处发出一声高呼：我终于成功了！但琪琪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像一盆冰水浇到他的头上，琪琪流着眼泪说：“为了你，我跟我爸彻底决裂了！他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我这个女儿！”

3.作茧自缚

听了琪琪这句话，阿树一下子傻眼了，好半天才说出话来，既像是在安慰琪琪，又像是在说服自己：“怎么可能呢？你们是父女啊，哪能说断就断？我想你爸只是在说气话，你们很快就能言归于好的！”

琪琪摇头叹道：“你根本不了解我爸这个人，他一向独断专行，说一不二，从来不会自食其言的。



当然，如果我愿意向他低头，同意跟你分手，他也许会原谅我，但你放心，我会誓死捍卫我们的爱情，绝不会有丝毫退缩！”

阿树呆呆地站在那儿，脑子里一片混乱，他机关算尽，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琪琪倒是被他追到手了，可贺家女婿却没自己的份儿，这算咋回事啊？三贱客的投资就这么打了水漂，人家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阿树没办法，只能千方百计躲着三贱客，但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三贱客主动找上门来，一见琪琪就一口一个弟妹，叫得那个亲热。琪琪蒙在鼓里，对三贱客热情相待，阿树则提心吊胆，生怕他们说漏嘴。

好在三贱客都是人精，不该说的一句都不说，直到阿树把他们送下楼，三人才喜笑颜开地对阿树表示恭贺，王厨师拍着阿树的肩膀乐呵呵地说：“阿树啊，我现在对你是心服口服，这么快就把这位大小姐拿下了，我们三个以后的荣华富贵就全指望你了！”

阿树苦着脸说道：“出了点小意外，你们沉住气，听我慢慢说……”

等阿树把情况一说，三贱客面面相觑，表情由晴转阴，张司机大着嗓门说道：“合着我们花了这么多钱，除了帮你赚了个媳妇，啥也没捞着？是这个意思吗？”

阿树嗫嚅了半天，才有气无力地说：“我当初不是说过吗？是投资就会有风险！”

“不对，你别想打马虎眼！”赵保镖目光炯炯地反驳道，“你当时说的风险，指的是没追到贺琪琪，可你现在是美人在怀了，却想一脚把我们踢开，你小子是不是一开始就只想利用我们？”

阿树哭丧着脸说：“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我一直以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追到琪琪，当上贺家女婿，要么根本追不到，我哪里想到还有第三种可能？”

“好了，好了，有话好好说。”王厨师拦住张司机和赵保镖，转头对阿树说，“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你花了我们多少钱，如数退还给我们，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阿树低下头说：“不过分，钱我以后会还给你们的，但一时半会儿实在拿不出来……”

王厨师追问道：“我们给你的钱还剩多少？”

阿树讷讷地说：“花光了，置办行头花了五千，租房花了两万，

出书花了四万，还有……”

这下三贱客都急眼了，把阿树围在中间，一个个怒火滔天义愤填膺，阿树低着头一声不吭，连脸上的唾沫星子都不敢擦一下。后来当他抬起头时，才发现三贱客早就走了，但阿树心里很清楚，这件事肯定不算完。

天空中阴云密布，正如阿树的心情，一道闪电过后，大雨瓢泼而下，阿树木然站在屋檐下，真希望这大雨永无止歇，把整个世界彻底淹没，自己就不用去面对现实中的烦恼了。

雨停后天已经黑透了，阿树回到家后，看到琪琪昏昏沉沉躺在床上，全身上下都湿透了，脸颊红得像熟透的番茄。阿树用手一摸，烫得吓人，难道琪琪冒雨去找自己了？她怎么不打伞呢？阿树又心疼又着急，背起琪琪飞奔下楼。

仓促之间打不到车，阿树干脆一路狂奔，冲向附近的医院，背上的琪琪清醒了一些，发出一声呻吟，接着是一声抽泣。阿树顾不得擦一下汗，一边跑一边安慰琪琪：“亲爱的，只要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相信我……”

琪琪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默默地搂住了他的脖子。

琪琪在医院输了两天液，身体很快便康复了，但阿树的心病要想解除，就没那么容易了，他整天惴惴不安，像一只惊弓之鸟，可惜不管他怎么害怕，该来的终究会来。这天，他刚下楼，便被王厨师拦住了去路。

王厨师看上去并无恶意，一张胖脸上挂着笑容，阿树紧绷的那根弦稍微松了点。三贱客当中，王厨师脾气最好，而且他这个人很小气，这次在阿树身上投资最少，跟他谈





这件事，阿树心里多少还踏实点。

只见王厨师笑眯眯地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咱俩这事，逼你还钱吧似乎不太仗义，让我白掏钱吧也有点说不过去，怎么办呢？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要你能帮我做件事，这笔债务一笔勾销……"

阿树赶紧表态："王哥，您说，只要我能做到，一定尽力而为！"

王厨师舔了舔嘴唇，干笑两声说道："哥这辈子没啥出息，干的是灶台活，睡的是黄脸婆，可人总得有点追求吧，要是能跟那种富家千金睡一回，也算没白来人世一遭！"

阿树知道王厨师有好色的毛病，但没想到他竟如此色胆包天，公然打起了琪琪的主意！这下可把阿树气坏了，他怒视着王厨师说道："这怎么行？琪琪是……"

王厨师不慌不忙地接上话茬："琪琪是我们几个众筹的成果，我在她身上投过资，这一点不用你提醒。"

阿树脸涨得通红，吭哧吭哧说不出话来，被人捏住软肋的感觉，实在是不好受。没办法，他只能低声下气地说好话："王哥，你还是换个要求吧，琪琪是我的女朋友啊，你总得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吧。"

王厨师冷笑一声："当初拉我们投资时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根本不爱琪琪，只是把她当作进入豪门的工具，现在让你用工具抵债，你又变成罗密欧了？老弟，你不能两头都占啊，那样会消化不良的！"

阿树顿时哑口无言，王厨师从口袋中摸出一包药粉，嘴角挂着一丝邪笑，说道："你把这个偷偷放到她饭食里，我保证能让琪琪昏睡一晚，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

阿树没去接那包药粉，王厨师用威胁的语气说道："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不按我说的办，我现在就拿着那份众筹协议，去让琪琪评评这个理，到时候鸡飞蛋打，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阿树的心哆嗦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接过那包药粉。王厨师哈哈大笑，拍着阿树的肩膀，说了四个字："合作愉快！"

4.悬崖勒马

回去的路上，阿树魂不守舍，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牺牲琪琪一次，要么自己全盘皆输。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良知败给了私念，阿树一咬牙，发出一声叹息："对不起了，琪琪，也许是你前世

欠了我的吧。”

琪琪是娇小姐出身，十指不沾阳春水，平时都是阿树做饭，他已经想好了，琪琪喜欢喝汤，几乎是每餐必备，不如把药偷偷放入汤里。

回到家，阿树刚推开门，眼睛便被一双纤纤玉手蒙住了，只听琪琪温柔如水的声音传了过来：“我要给你一个惊喜，跟我来！”

厨房的餐桌上，摆了满满一桌菜，菜肴倒是挺丰富，可惜手艺太差，肉是生的，鱼是糊的，土豆丝比手指头都粗，黄瓜片比鞋底都厚。阿树整个人都呆住了：“这些菜都是你做的？”

“是啊。”琪琪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做菜，是不是表现很差劲？”

阿树嘴巴张得老大，却没发出任何声音。琪琪盛了一碗汤，放到阿树面前，自己也去盛了一碗。阿树有些惊讶地问道：“苦瓜汤？你怎么不做你最爱喝的甜汤？”

琪琪莞尔一笑：“因为你爱喝苦瓜汤啊，相爱的人应该同甘共苦，不是吗？”

这时，琪琪的手机铃声从卧室传来，她站起身说道：“我去接个电话，等我回来一起吃啊！”说完，她进了卧室。

阿树盯着琪琪那碗苦瓜汤，慢慢掏出那包药粉，他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稳那包东西。突然，阿树一阵风般冲进卫生间，把药粉扔进马桶冲走，又打开水龙头，“哗哗哗”地洗着脸。

等阿树落座的同时，琪琪也从卧室出来了，她审视着阿树，有些疑惑地问：“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发生什么事了？”

阿树一边狂嚼猛咽，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还用问？馋的呗！琪琪你真是天才，第一次做菜就这么好吃，快吃啊，愣着干什么？”

阿树暗自庆幸，在这番内心的交战中，幸亏爱的力量后来居上，占据了上风，才让自己悬崖勒马，避免铸成大错。阿树已经想通了，哪怕琪琪知道了内情，选择跟自己分手，也是他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绝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做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

阿树把王厨师约出来，直截了当地说：“王哥，我打算白天打工，晚上兼职，尽早把欠你的钱还清，但要让我帮着你去玷污琪琪的清白，这种事我做不出来，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你要去琪琪那里揭发我，也悉听尊便，不过我有必要提醒你，那对你同样没任何好处，如

果我和琪琪闹崩了，按众筹协议里的条文，我是没有义务还你钱的，你最好把一切都考虑清楚，再见！”

就这样，王厨师被暂时搞定了。阿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张司机又找上门来了。张司机和王厨师不一样，他不好色，却更贪财，算盘打得比谁都响，阿树想想就头疼，王厨师的债他都还不清，拿什么去结张司机的账？

没想到张司机自有主张：“阿树，你的情况我了解，让你还这笔钱，的确有点强人所难，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不用出一分钱，就能清了我这笔债！”



阿树小心翼翼地问：“你先说说看，是什么办法？”

张司机说：“那天我们三个去你那儿时，我看到琪琪手指上戴着一只钻戒，你把这只钻戒偷来给我抵债，我们之间就两清了，你看怎么样？”

阿树暗想，这家伙的眼光还真是毒辣，那是一枚很精美的钻戒，一看就价值不菲，肯定远远超出他出的那笔钱，也只有他这种精于算计的人，才能想出这种扭亏为盈的招数。

不过说实话，相比王厨师那种非分要求，张司机提出的条件更容易让阿树接受。不过一想到琪琪那么信任自己，自己却要向她伸出贼手，阿树还是会有种深深的羞耻感，可是没办法啊，谁叫自己走错了一步路呢？

偷枕边人的东西，那是再容易不过了，琪琪每晚睡觉前，都会摘下钻戒，放在床头柜上。当晚，趁琪琪熟睡时，阿树悄悄从床上下来，把那枚钻戒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琪琪并不是很细心的女孩，第

二天下午才发现钻戒不见了，她着急地问阿树，有没有见到她的戒指。阿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掉在外面了？我们先在家里找找。"两人把家里翻了一遍，当然一无所获。

琪琪急得都快哭出来了，这让阿树有点意外，对琪琪这种出身的女孩来说，一枚钻戒应该算不了什么，她怎么会急成这样？琪琪红着眼睛，向阿树解释道："这枚戒指是前男友送给我的，虽然他是个富二代，但这是他用他亲手赚的第一笔钱给我买的，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给我戴上这枚戒指时的情景，没过多久他就为了救我离开了人世……"

琪琪越说越伤心，她扑到阿树怀里，边哭边说："那是他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我怎么能把它弄丢呢？我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我恨自己！"

阿树呆呆地站着，突然他推开琪琪，斩钉截铁地说道："你先别急，我们再找找，一定能找到！"

阿树假装东翻西找，悄悄从柜子后面拿出那枚戒指，交给了琪琪，琪琪破涕为笑道："阿树，谢谢你！"阿树眼神里有藏不住的羞愧，他下意识地避开了琪琪的目光。

这时，阿树的手机响了，他磨蹭了半天才去接，这两天张司机催命似的给他打电话，让他一个头两个大，可他拿起手机一看才知道，这次是赵保镖找他，不用说，又是一个讨债鬼！这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蛐蛐刚歇蝈蝈叫！

让阿树没想到的是，赵保镖见到他之后，压根没提催债的事，反而一脸亢奋地来了句："阿树，你小子命真好，你的机会又来了！"

5.真爱永恒

阿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茫然地看着赵保镖，赵保镖一五一十地道出事情的原委："我服务的那位雇主，也是个超级富豪，身家不比贺锦城差多少，两家也一直都有来往。这位富豪有个女儿，叫关珮珮，她和琪琪从小就认识，别看表面上是闺密，其实心里十分恨琪琪。琪琪从家世到容貌，从学业到人缘，一直压她一头，这位关小姐争强好胜，心眼还小得出奇，她把压倒琪琪当成最大的人生目标，自从知道你和琪琪的关系后……"

"等等！"阿树打断赵保镖，"我根本不认识这位关小姐，她怎么知



道有我这个人的？”

赵保镖有点不好意思，干笑两声说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呗。”

阿树明白了，准是这家伙一张大嘴到处乱说，传到了这位关小姐的耳朵里，只听赵保镖继续说道：“她把我找去，委托我出面，跟你谈一笔交易，如果你按她说的去做，她会支付你一百万的酬金，还承诺在他父亲的公司里，给你安排一个高薪的职位……”

赵保镖说到这里，观察了一下阿树的表情，他原以为阿树会很激动，没想到阿树看上去异常平静，问道：“她想把我当工具，达到打击琪琪的目的，对吗？”

赵保镖说：“没错，她要扮演横刀夺爱的角色，把你从琪琪身边抢走，来个反败为胜，出一出憋了好多年的这口恶气！当然，你跟关小姐的关系是假的，演完这场戏后一拍两散，不过她保证，答应你的条件，一定会做到！”

阿树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见他迟迟不表态，赵保镖有点急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这么好的机会，你还犹豫什么？那可不是一百块，是一百万啊！关键还可以赚个前程无量的高薪职位，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当初费尽心思地追求琪琪，不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吗？”

阿树还是沉默着，赵保镖继续鼓动道：“我知道，你可能舍不下琪琪，可你想过没有，那种习惯了享受的富家千金，真的会跟你过一辈子苦日子吗？等人家想通了，父女还是父女，大小姐还是大小姐，你这个穷小子，也还是穷小子，到那时你人财两空，再后悔就晚了！”

阿树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抬起头对赵保镖说道：“我想好了，你安排我和那位关小姐见面吧！”

三天后，阿树手持一束玫瑰，走进一家餐厅，他看见琪琪和珮珮相对而坐，正看似亲密地热聊着，随着阿树的现身，两个女孩同时将目光转向他。琪琪的眼神蕴藏爱意，珮珮的表情暗含得意。

珮珮的计划很简单，也十分残忍，她把琪琪约到这里来，说好两人都把男朋友叫来，介绍彼此认识，等两人共同的男友阿树出现后，情节将推至高潮，这位大小姐要以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给自己认定的对手致命一击。

阿树一步步走近，琪琪起身相迎，珮珮坐着没动，阿树脚步停顿了一下，径直走向珮珮，在琪琪讶

异的目光中，珮佩嘴角露出胜利者的微笑，她以一副高傲的姿态，伸手去接鲜花，没想到却接了个空。

阿树今天打扮得很帅气，像一个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说："珮珮小姐，这束花代表我一颗最真挚的心，我只能把它献给我最爱的人，抱歉了！"

阿树看着琪琪，目光饱含深情，又不乏坚定。赵保镖的蛊惑没让他有丝毫动摇，他绝不会再为了其他目的去伤害自己心爱的人。有三贱客从中作梗，琪琪迟早会知道真相，与其被迫面对，不如主动坦白。至于为什么要当着琪琪的面上演这一出戏，阿树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要让琪琪看清这个假闺密的真面目，避免她以后受到更深的伤害。

阿树尽量保持着平静，但他的声音还是在微微颤抖："琪琪，你知道吗？在遇到你之前，我的情感刚刚遭到一场重击，相恋多年的女友为了金钱弃我而去，我眼中的世界一片灰暗，发誓从此不再相信爱情。而你，像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我的生命中，重新唤起我对爱情的信心。琪琪，今天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向你表白，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我怀着功利之心和你交往，我不配得到这么纯洁的爱情！"

琪琪感动极了，她柔声说道："阿树，我不准你这么说，我们之间没有最后一次！"

阿树表情无奈，语气悲哀："你不知道我对你做过什么，我今天就是来向你坦白一切的。"

"不！"琪琪嘴角含笑，轻声说道，"我知道，在两个月前的那个雨天，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原来，那天三贱客跟阿树起了



冲突之后，眼见从阿树这里很难要到钱，索性直接去找琪琪，拿出那份众筹协议，让琪琪代为还钱。琪琪这才知道，让她如此投入的这场爱情，竟然是一场充满算计的投资，琪琪羞愤交加，一头冲进雨中。

回忆起那幕场景，琪琪的声音低沉了下去。阿树无地自容，嗫嚅着说道：“对不起……”

琪琪黯然说道：“我淋了一场雨，回来后就发烧了。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下定决心要跟你分道扬镳……也许我们真的是缘分未尽吧，你回来后送我去医院，当我趴在你背上，看着你拼命奔跑，汗都顾不得擦一下，听到你一个劲安慰我，说会永远保护我，我的心软了，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

琪琪找到三贱客，代阿树还清了所有欠款，然后付酬买通了这三个人，和他们联手设局，让阿树接受考验。琪琪叹道：“阿树，希望你不要怪我，你亲手毁掉了我对你的信任，要和你一起走下去，就必须重建这种信任，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对我有爱情……”

阿树一脸惭愧地说：“琪琪，我怎么会怪你呢？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一旁的珮珮微笑着说道：“阿树，这又不是批斗大会，你不用一直做检讨，不管怎么说，你从不惜利用琪琪去追求金钱地位，到不惜放弃这些东西去保护琪琪，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我真心希望你们的爱情永不变质！”

阿树和琪琪执手凝望，琪琪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对了，阿树，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经过我妈从中协调，我爸有跟我和解的意思，我们父女也许很快就会和好如初，但我希望你做个有志气的男人，不要再想着去沾我爸的光，何况你的性格也不适合经商。我想介绍你去一家杂志社工作，先从打杂做起，延续你的文学梦，也许有一天，你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你愿意吗？”

阿树拼命点头，说出了那三个字：“我愿意！”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杨宏富）

2017年8月（上）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夏洛克说：“羊喜欢吃纸啊！”原来，卡罗用纸条绑着手枪，将纸条的另一头放在羊圈里，然后开枪自杀，羊一口一口吃纸条，把手枪拖到羊圈里了。

疯狂QA：一将功成万骨枯。



黑心商人偶遇奇怪路人后，接下来发生的事一件比一件蹊跷……



谁能救我

孙灿灿

明朝嘉靖年间，有个名叫钱贵的人，老家在太和。他以贩卖粮食为生，脑筋活络，生意越做越大，在省城开了十几家米店，日进斗金。

这几天，钱贵觉得莫名心慌，就上街找了个算命的。算命的给钱贵算了算，头摇得像拨浪鼓："恕我直言，你吃不上八月十五的月饼。快回老家准备后事吧！"钱贵听罢，吓得面如土色，慌里慌张回到店里，把账目和生意交给管家，带着足够的银子，骑着枣红马直奔太和老家而去。

这天，钱贵来到颍州地界，遇见一个奇怪的人。此人看样子有五十多岁，长相奇丑，尖嘴猴腮，留山羊胡，衣帽穿着好像是衙门里的人，倒骑着一头骨瘦如柴的毛驴，手也不牵缰绳，就坐在驴背上打瞌睡，只见他被颠得摇摇欲坠，十分吓人。

钱贵想超过他，可无论怎样打马，枣红马就是不敢越过那毛驴，只是尾随在毛驴屁股后面。钱贵有点纳闷：我这枣红马可是日行千里的良驹啊，平日可见不得其他马在它前头，今儿怎么蔫了，好像甘拜下风？他低头往地上看看，更发现了蹊跷：他与枣红马身边都有影子，而山羊胡和毛驴的身边却没有影子。他心想：这人一定有来头，我得在他面前好好表现，说不定能逢凶化吉呢！

于是钱贵主动搭讪那人说："老人家要去哪里呀？"

山羊胡并不睁眼："太和呀！"

钱贵说："这么巧！我也是回太和的，老人家小心点，别摔着！要不你骑我的马？我的马膘肥体壮，坐着舒服。"

山羊胡摇摇头说："你的马虽肥，却不能驮你到家，你信不信？我的驴虽瘦，却能畅通无阻。"

钱贵听得一头雾水，他没敢多问，岔开了话题："老人家，你夜里没休息好吗？干吗走路时打瞌睡？多危险啊！"

"我每天抓差办案日理万机，哪有你这做生意的清闲啊，算盘一响，白银万两。切记：不义之财君若取，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钱贵听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好像自己的事山羊胡都了如指掌，他更坚信这人不简单，能未卜先知。

就这样二人结伴同行，一路上无论吃饭、喝茶、住店，钱贵都百般殷勤，争着出钱，可山羊胡还是对他爱答不理。钱贵琢磨着，这山羊胡劝自己不要贪财，看来也不是个见钱眼开的主儿，也就放下了用钱讨好他的念头，转而做起了好事，见到街头讨饭的乞丐就给钱，碰到卖唱的穷人和赶考的寒门举子也给盘缠钱，最后连枣红马都送人了，也算是积点福。

这一天他们到了一条河边，只有一位老叟在摆渡，老叟说，因为船小，每次只能载不超过两百斤的东西，要分三次把钱贵他们运过去。钱贵一听，对山羊胡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神了，枣红马有六百多斤，肯定过不去的。

过了河，不觉天色已晚，他们来到悦来客栈，老板领他们进了一间干净的雅间，好酒好菜侍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二人都已醉眼蒙眬，山羊胡起身去了茅房，钱贵见四下无人，便偷偷打开山羊胡随身的包袱，只见里面有一封公文，公文上赫然写着今年太和县要拘捕的十名要犯，钱贵竟名列第一。

钱贵看罢，吓得浑身哆嗦，倒吸一口凉气。他急中生智，连忙找来账房先生的毛笔，试图把自己的名字涂黑，可就是涂不上墨水。他转身又把公文放在店家的炉火上，想让它化为灰烬，可公文根本烧不着。钱贵吓得满头大汗，又拿起公文准备扯碎，这时，山羊胡回来了，笑着说："别瞎费劲了，没用的，这是阎王爷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钱贵厉声问："你到底是什么

人？”山羊胡不慌不忙地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活人，是阴间的衙役，奉阎王之命来阳间抓人归案的。”

钱贵不服气地说：“我一没踹过寡妇的门，二没挖过绝户的坟，凭什么把我列为第一？”山羊胡虎着脸说：“那两样你是没干过，可你干过的比那两样还严重。调戏良家妇女，贿赂官员，趁粮食歉收抬高米价、发国难财……还要我给你详细列出来吗？”钱贵哑口无言，低下了头。

山羊胡摇摇头，收起公文转身要走，钱贵“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先生，念在我一路陪你，做了不少好事的分上，饶了我吧，我对天发誓：以后每年向朝廷捐一万石军粮，多做好事，再也不做丧尽天良的事了。”

山羊胡捋了捋胡子，语气缓和了下来：“咱得公事公办，不能因为你我有一段交往而徇私舞弊。不过，一路上我观察你，虽然罪孽深重，但善心未泯，不是不可救药。给你个机会吧，我告诉你，这公文上的十个人，排名不分先后。我最后一个拘捕你，最后期限是七月十五太阳落山时。如果你的行动能感动阎王，就可以免除死罪；如果你做得不够，我也没办法。看在你我的情谊上，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钱贵一回到家，就马不停蹄地找到知县大老爷，求问全县一共有多少个桥梁要建，修建费用由他全包，立马开工；他还开粮仓施舍百姓，捐粮食给朝廷；最后，钱贵重金找来一位画家，在牌上画了山羊胡的像，每天晚上都烧香烧纸，祈求山羊胡能保他平安无事。

日月如梭，转眼七月十五到了，钱贵心慌意乱，左等右等也不见山羊胡。这天上午还晴空万里，下午



却乌云密布，不一会儿，雷声由远及近，下起雨来，房梁上的土被震得沙沙直掉，钱贵的妻子和孩子吓得抱成一团。

钱贵看到这情景，不禁泪流满面，心知自己罪孽深重，怕是逃不过死罪了。他想着不能殃及无辜的妻儿，便不顾劝阻，冲出家门，滂沱的大雨把他浇成了落汤鸡。他拼命地跑，看到前面有一棵碗口粗细的树，树枝上还拴着一根绳子，一旁还有几块砖，他想：这大概是为我准备的，与其被雷劈死，还不如吊死体面呢。

于是，钱贵做好准备，擦了一把泪水和雨水交织的脸，把头伸进了绳套，蹬倒了脚下的一摞砖。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只听到“咔嚓”一声，树枝断了，钱贵摔倒在地，愣了半天。他抬头一看，山羊胡笑嘻嘻地站在那里：“你咋自寻短见呢？好死不如赖活着。”

钱贵抱着山羊胡号啕大哭：“你怎么才来啊？再晚一步我就没命了！”山羊胡绷着脸说：“都是你惹的祸，本来我把你做的好事告诉给你们县的城隍了，他又通知了阴间的巡察使，阎王在你的卷宗上批示：良心发现，幡然醒悟，所做好事确凿，可延长寿命，删除公文上的名字……”

钱贵打断他：“那你咋不早告诉我？”山羊胡气得拍了钱贵一下，说：“我正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呢，结果有一个捣蛋鬼举报说，他听到一个叫钱贵的人在烧香烧纸时老念叨山羊胡的名字，阎王把阴间所有留山羊胡的鬼都抓了起来，一直审了七天七夜也没审出个名堂，这不，我才被放出来。”

钱贵听罢，“扑哧”一声笑了：“看来在哪边都得做好事儿。”

山羊胡严肃地说：“注意呀，今后你再烧香烧纸，可不能再念叨我的名字啦，也不能挂我的像了，这是逼我犯错误呀！”

钱贵爬了起来，说：“我念叨阎王爷的名字，总可以吧！”

山羊胡吹了吹胡子：“那也不行！阎王爷是我们顶头上司，不以身作则行吗？”说罢，他和钱贵一起放声大笑起来。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插图**：孙小片）

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王　琦：wangqi_8656@126.com

刘雁君：nina_lyj@sina.com

黄怡亲：hyq_0415@qq.com

赵嫒佳：babyfuji@126.com



为啥要挟你

■ 赵功强



王松今年25岁，在康海公司干了不到两年。这天下班后，他和几个哥们来到一个大排档，点了烧烤和啤酒，有说有笑地吃喝起来。别看排档师傅老黑生得黑不溜秋，可手艺还真不赖，他做出来的烧烤味道那叫一个绝。

吃饱喝足，已经很晚了，哥们几个各自回家。王松在门口掏钥匙时，随钥匙一起还掏出来一张纸。进屋后，王松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几行字：今晚你在大排档说你们公司领导的坏话，我已用手机录了音。若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明晚再到大排档。看完，王松顿时急出一身冷汗。

在大排档吃烧烤时，借着酒意，王松骂公司副总李雪晨不是个东西，整天端着架子一脸严肃，今天说这个不行，明天说那个没用。王松骂李雪晨是有原因的：最近两周，王松上班打卡有两次迟到，李雪晨在公司例会上直接点名批评，这让王松很不爽。平时没机会发泄不满，今晚喝了点酒，也就口无遮拦，图一时痛快，哪知道竟被人抓住了把柄！这李雪晨原本已经对自己有成见了，如果他再听到自己骂他的那些话，自己怕是没法在康海待了。

只是，这老黑的烧烤生意一直很火爆，今晚也是人满为患，王松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当时邻座有哪些人。到底是谁偷偷把纸条塞进他衣兜的？这个躲在暗处的家伙究



竟想达到什么目的？看来只有等到明晚见面了才知道。

这天晚上，王松胡思乱想了一夜，早上起床时头昏昏沉沉的，白天上班，也是魂不守舍的样子。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时间，他就匆匆赶往大排档。

大排档已先来了几个食客。王松不好意思白占着座位等人，就点了烧烤，还有一瓶啤酒，他慢慢抿着酒，打量先来的那几个食客，几个人中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也没有人过来找他。随着来吃烧烤的人越来越多，依然没有人来找王松。王松只好又要了些吃的喝的，忐忑不安地边吃边等，可那个要挟他的人一直没出现。

到了半夜，烧烤摊的食客只剩下王松一个人了。老黑开始清扫垃圾，准备打烊。在清理王松旁边的桌子时，老黑突然开口了："小伙子，等了一个晚上，也没等到那个人，很失望吧？"

王松惊得差点将嘴里的一口啤酒喷出来。咽下酒，他忙问道："难道是你在我口袋里放了那张纸？"猜是这么猜，王松怎么也不敢相信，就老黑这样的大老粗，能写得出纸条上的那一手好字？老黑没有答话，脸上是不置可否的表情。

王松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连珠炮似的问："大叔，我们无冤无仇的，你为啥要挟我？"看到自己桌上一大堆空酒瓶和空盘子，他恍然大悟道，"你是想迫使我今晚再来消费？"

老黑手里忙活着，随口说："我先问你，昨晚你骂你们公司的李雪



晨，究竟是怎么回事？”

想到自己从昨晚提心吊胆到现在，王松鼻子里哼了一声，不耐烦地顶了句：“他跟你是啥关系？我骂他关你啥事？”

老黑脖子一仰：“咋不关我事？他是我儿子！”

听了这话，王松愣了好一会儿，随即讥讽道：“原来是因为听到我骂了你儿子，你伺机报复啊！”

老黑突然盯着王松说：“我不跟你废话！你说，究竟雪晨怎么得罪你了？”见他此刻一脸不怒自威的表情，王松顿时没有了争辩的底气，便把自己违反公司考勤制度，被李雪晨公开点名批评的事儿说了一遍。

此时，老黑已收拾完了桌凳，他在王松对面坐下来，自言自语道：“雪晨他是在公开场合批评你的，他这么做没有错。打小我就告诫他，千万不要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这下我就放心了。”王松听了这话，有些摸不着头脑。

老黑盯着王松，接着说：“小伙子，我原来在我们老家县政府当公务员，就是因为有一次无意中讲了我们领导的坏话，被一个混混用微型录音机录了音，然后屡次以此要挟我。我当时是苦不堪言，最后因为年轻气盛，出手打伤了他，被判入狱坐牢。坐完牢，公职没有了，我这才外出打工。我有过惨痛的教训，所以一直担心雪晨在这方面出问题。”

王松心中一动，接口道：“大叔，对不起，是我错了，难得您为了儿子这么煞费苦心。”

老黑先是点点头，之后又摇摇头说：“小伙子，你只说对了一半。昨晚听了你骂雪晨的话，我当时就想向你问个清楚，看雪晨是不是没有照我说的做。但是，你们有几个人，我不方便问，所以就写了张纸条，趁上烧烤的时候偷偷塞到你的衣兜里。其实，除了关心雪晨外，我还有一个目的……”

王松忙问：“什么目的？”

“也是为了提醒你！”老黑叹了口气，接着说，“昨晚我见了你的所作所为，马上就想到当年的自己。你这么年轻，我不想你也因为口无遮拦铸成大错！你今晚来得很早，我没有及早点破，就是想让你尝尝遭人胁迫后那种精神上的痛苦。幸亏你遇到的是我，如果遇到的是坏人，被毁掉的可能就是你的人生啊！”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孙小片）



名 字

■ 马存伍



这天，副县长杨鹏送走客人，向宾馆西侧距离不远的调干楼走去。

调干楼是座三层小楼，异地调动到这个县任职的县领导都住在那里。忽然，身后不远处传来喊声："杨鹏，杨鹏！"杨鹏顿了一下，没回头。他断定这不是在叫自己，多少年了，在这个县，没人对他直呼其名。

杨鹏出身农家，勤奋好学，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乡镇工作，28 岁就当上了副乡长。之后仕途顺畅，历任乡长、乡党委书记，五年前调到这个县任副县长。当年他以全票当选副乡长后，曾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我是大家推荐上来的，虽然职务不同了，但还是你们当中的普通一员。以后请不要称呼我官职，还叫我'杨鹏'，这样才亲切。"他的话赢得台下一片掌声，起初真有不少人按他说的直呼其名。可渐渐地，喊他杨乡长的人越来越多。再后来，大家都叫他"杨书记""杨县长"，让他对"杨鹏"这个名字彻底陌生起来。

"杨鹏，叫你呢！"那人边喊边追上来，重重拍了一下杨鹏的肩。

杨鹏有些愠怒，回头一看，竟是高中同学张伟。杨鹏只知道张伟当年考上省城一所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刚上大学时两人还偶有通信，参加工作后渐渐疏远，终于断了联系，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

杨鹏淡淡地说："是你呀，好久不见了，刚才吓我一跳。"

张伟笑着问："我喊你好几声，

你充耳不闻，想什么呢？”

杨鹏冷冷地说：“我以为在喊别人。”

“呵呵，你改名了？”张伟好奇地问，“现在叫杨什么？”

杨鹏不耐烦地说：“像杨鹏这种普通名字，叫的人太多了。”

张伟这才听出杨鹏语气不善，一时无话。刚好有人骑车经过，热情地和杨鹏打招呼：“杨县长好！”杨鹏向那人扬了扬手。

张伟似笑非笑地看着杨鹏说：“是不是我刚才称呼不对呀？”

杨鹏意识到自己有些过火，赶紧岔开话题：“是来出差的吧？啥时候到的？”

张伟点点头说：“刚到。”杨鹏随口说了句：“要不要我帮你安排宾馆？”

“不用了。”张伟指指调干楼，说，“我住那儿。”

杨鹏正感到奇怪，突然转过一个念头：新任县委书记这两天就要上任，听说也叫张伟，难道……

“你，你是张书记？”

张伟笑笑说：“别见外，叫我名字就好。”

杨鹏动了动嘴唇，叫不出来，脸上已堆满笑容。

（推荐者：云　汐）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孙小片）



猜猜看

■水　沐

最近，小胡双喜临门，一来是老婆中奖得了一辆轿车，二来自己被局长提拔当上了办公室主任。这天，好友小潘开车来让他请客。

去饭店的路上，前面有辆车突然撞上了马路边的隔离栏。小潘指着肇事车说："我猜这一定是个女司机！若猜中了就罚你三杯酒，怎么样？"

小胡往前一看，肇事车里果然钻出个女司机。小潘不屑地说，一定是女司机把油门当刹车踩了。

到了十字路口，刚好亮起红灯，小胡问小潘："怎么不把车停第二车道？那前面只有一辆车。"小潘慢条斯理地说："停在第二车道的是一个女司机，跟在后面没好果子吃的。猜中了再罚你三杯，怎么样？"

绿灯亮了，第一车道的车全过去了，第二车道的那辆车还停在那儿，跟在后面的车辆直按喇叭。驶近一看，还真是个女司机！小潘得意地说："女司机过红绿灯时，绿灯还没完就会停下；男司机呢，亮黄灯了都会闯过去。懂了吧？"

这时，小胡一眼看到前面是老婆的新车，这可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呀，于是说："那我猜前面那辆车也是女司机，若猜中了，你也罚三杯；猜不中，我再罚三杯！"

"一言为定！"小潘一踩油门追上去一看，不由哈哈大笑，"你猜错啦！"

不会吧？小胡定睛一看，开车的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局长大人，而老婆正面若桃花地坐在副驾驶位！难不成他们……小胡一下子就昏了过去。

小潘吓得连忙将车靠路边停下，边按小胡的人中边说："兄弟，不就是多喝三杯嘛，用得着这么激动吗？"

（发稿编辑：王　琦）







孩子的抚养费

■ 夏殷棕 编译

克里斯提安是一位富有的已婚男士，与情妇娜奥米保持了多年的秘密关系，一直风平浪静。可是，有一天晚上，娜奥米突然非常不安地对克里斯提安说："克里斯提安，我怀孕了。"

克里斯提安听了，吓得面如土色，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要毁了自己的名声和现有的婚姻。但是很快克里斯提安就缓过神来，仔细琢磨了一下，对娜奥米说："娜奥米，我想好了，你是犹太人，一直跟我说你想回以色列。你看，要不这样，我给你三万英镑让你回以色列生孩子，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孩子是我的。"

克里斯提安顿了顿，又说："另外，如果你决定一直待在以色列抚养孩子，我每月给你五千英镑的抚养费，一直到孩子年满十六周岁，你觉得可不可以？"

娜奥米想了想，说："也行，就这样吧，不过你怎么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出生呢？"

"你能这么慎重非常好。"克里斯提安说，"孩子出生了，你就寄一张明信片给我，在上面写上'面条'这个词，我一看到，就开始给你寄孩子的抚养费。"娜奥米点头答应下来。

九个月后的一天，克里斯提安下班回家，见妻子一脸疑惑，便问："亲爱的，怎么了？"

"今天上午从以色列寄来一张明信片，给你的，特别奇怪。"妻子说着把明信片递给他。

克里斯提安看了一眼明信片，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只见上面写着："面条，面条，面条，面条。两有丸子，两没有。请寄四份汤。"

（推荐者：步步清风）

（发稿编辑：赵嫒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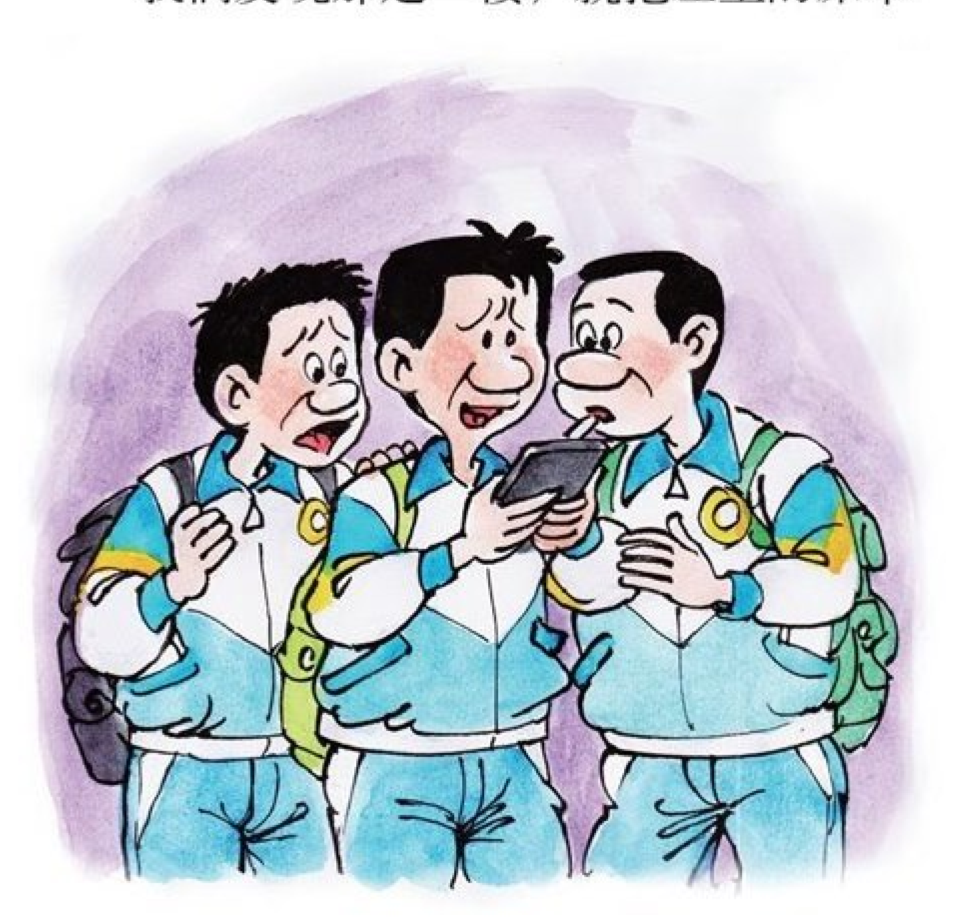


漏 洞

■ 马绘涛

小明、小勇和小志是小学五年级学生。这天，三个小孩一起逃课出去玩，一直玩到了天黑。分手前，他们商量着怎么给家长编瞎话，免得回去挨揍。

小明提议说："我们就说在上学路上被几个大汉捂住了嘴，塞进了一辆面包车里，后来他们把我们关在一个小黑屋里，等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发现那是二楼，就把屋里的床单接在一起，偷偷爬了下去，然后拼命跑回家了。"



小勇和小志听了，不由竖起大拇指，说："牛！你可真会编故事，我们就这么说了！"

第二天上学，三个小孩见了面，发现都捂着屁股，走路一瘸一拐的。

小勇沮丧地说："我爸一听完就指出一个漏洞，他说这几个大汉都是白痴吗？为什么没有绑住我们？说完他就拿拖鞋狠狠打我的屁股了！"

小志也懊恼地说："我爸听完也指出了一个漏洞，他说有不装防盗窗的二楼吗？我们怎么爬得下去？说完他也拿拖鞋狠狠打我的屁股了！"

小明哼了一声，说："你们的爸爸都没我爸厉害，我爸刚听我说完第一句话，就知道我撒谎了，二话不说就拿拖鞋打我的屁股了！"

小勇和小志有点吃惊："你爸这么厉害？他听出什么漏洞了？"

小明从裤兜里拿出手机，点开一个链接，只见一个视频打开了。

小勇和小志凑过去一看，不禁傻了眼。这不是昨天他们吃烤串的那家小食店吗？视频里，漂亮的老板娘正在镜头前忙乎着呢！

小明叹着气说："我们也太背了！这店里有一个监控摄像头，24小时在这个网站上直播，我爸天天都看……"

（发稿编辑：朱　虹）



太吓人了

■滕建军

赵家村治安较差，于是村里成立了治安巡逻队，由村主任赵金宝任队长。

这天，巡逻队在巡逻时，发现了一个小偷。小偷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赵金宝大喊一声，带头追了上去。眼看快追上了，小偷忽然停下来，一弯腰从地上拾起一根短棍，看样子是要拼个鱼死网破。

这时，赵金宝正冲在最前头，一看这个架势，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关键时刻，他急中生智，往前猛地一扑，“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这一跤摔得太过突然，后面的巡逻队员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冲了过去，冲在最前头的队员身上挨了两棍，其他人七手八脚地把小偷摁到了地上。看到小偷被抓住了，赵金宝才从地上爬起来。

过了几天，赵金宝领着队员巡逻时，又发现了一个小偷，这个小偷长得膀大腰圆，看起来就特别健壮。

赵金宝心想，看来自己还得再摔一回。于是他大喊一声，和上次一样带领队员冲了上去。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他没跑几步就非常娴熟地趴倒在地上，可是却没见队员从他身边冲过去。

他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只见全体队员和他一样，齐刷刷地倒了一地。赵金宝不由得又气又急，本以为小偷肯定趁这个机会跑掉了，没想到他抬头一看，那小偷竟然老老实实地蹲在原地，举着双手一动也不敢动。

赵金宝赶紧领着队员们抓住了小偷，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问小偷刚才为什么不跑。

只见小偷惊魂未定地说：“妈呀！刚才太吓人了！我看你们齐刷刷地卧倒一片，还以为要扔手榴弹呢！”

（发稿编辑：刘雁君）



羊毛出在羊身上

■潘李君

安建发是做农产品贸易的生意人，十几年下来，拥有了许多稳定的合作伙伴。其中，关系最铁的还数“绿野食品”的老板李金铭。

这天，安建发在“绿野食品”交接完货物，面露难色说：“老李，你也知道，最近物价涨得猛，我的利润是越来越薄了，所以……”



李金铭哈哈一笑：“老安，想涨价就直说，怎么扭扭捏捏的像个娘们？”

安建发一愣，真是怪了！这个李金铭向来十分精明，以前一听说涨价，就跟要了他的命似的，今儿个怎么如此爽快？其中必有蹊跷。

半个月后，安建发借口近期油价上涨，再次涨了两个点。出乎意料的是，李金铭又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没过多久，安建发又借口迫于人工成本上升的压力，直接涨了五个点。他心说：我就不信你还能坦然接受！

谁料李金铭听了大笑起来，说：“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嘛，你涨我跟着涨便是，人工成本我懂的，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转眼到了春节，安建发的儿子带着女朋友回来了。安建发十分惊讶，问儿子什么时候谈女朋友了。儿子回答说，一年前就谈了，只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一直没说。安建发看了看未来的儿媳妇，猛地发现这女孩好生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便悄悄问儿子，女朋友是哪里人。儿子说是本地的，他爸爸就是李金铭。

安建发恍然大悟。糟了！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涨价，到时上门提亲，李金铭定然索要高额聘礼，这才是“人工成本”，原来自己就是那只“羊”啊！

（发稿编辑：王　琦）





免费赠送

■王 然

这天上午，大刚去丈母娘家，路过一个广场，正逢商家搞促销活动，围了一大圈人。大刚挤到前面，看到推销小姐正在送赠品，还挺大一盒。大刚暗喜，心想正好可以送给丈母娘，这下也不用买礼品了，便伸手说：“我也要一盒！”

推销小姐看了一眼大刚，面带笑容说：“您就不必领了。”

大刚不由得生气道：“别人都能领，凭什么我不能领？”

推销小姐说：“这是女人用的东西。”

大刚这才瞄了一眼周围，果然都是女人。可他仍不甘心，索性实话实说：“我当然不是自己用，送给丈母娘不行吗？”

只听周围一阵哄笑，推销小姐忍住笑，小声对大刚说：“我们送的是女人用的胸垫。”大刚听了，一脸尴尬，匆匆溜出了人群。

吃过午饭，大刚从丈母娘家回来，又路过那个广场，就想赶快走过去，却被一个推销小姐拦住说：“先生，这是本公司新产品，请免费试用！”

大刚认出这推销小姐正是送胸垫的那位，他板着脸说：“对不起！你们的产品不适合我！”

推销小姐却很有耐心：“本产品专为男士设计，效果奇佳。”说着她就要现场讲解。

难道她有意捉弄自己？大刚怒气冲冲地说：“上午不让领，下午又要送，什么意思？”

这时，推销小姐也认出了大刚，歉意地一笑，然后解释说：“现在送的不是胸垫，而是防臭鞋垫。我身兼三家公司的推销员，上午送胸垫，下午送鞋垫，你晚上再来，还送尿不湿呢！”

（发稿编辑：王 琦）



不会说谎的神父

■闻春国　编译

在瑞士飞往美国纽约的航班上，一个漂亮的少妇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正巧少妇身旁坐着一个神父，正在闭目祈祷，少妇犹豫片刻，打断了神父的祈祷，小心翼翼地问道："神父，求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神父微笑着答道："当然可以。要我帮你什么忙？"

少妇解释说："哦，是这么回事，我给妈妈买了个生日礼物，是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吹风，大大超过了海关的免税限额。我担心它会被海关没收。你在过关时，能不能帮我拿一下？也许可以藏在你的长袍下面？"

神父慈祥地说："亲爱的，我倒是很愿意帮你这个忙，但我必须提醒你：我不会说谎。"

少妇感激地说："神父，就凭你真诚的面孔，没有人会质疑你的。"

下了飞机，两人到达海关，少妇让神父走在她的前面。

海关官员看了看神父，问："神父，你有什么东西要申报吗？"

神父微笑着回答："从我的头顶到腰部，我没有什么要申报的。"

海关官员觉得这个回答颇为奇怪，于是便问："那从你的腰部到脚底，有什么要申报的吗？"

神父答道："从我的腰部到脚底，有一个奇妙的小物件，是给一个女人用的，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过一次呢。"

海关官员哈哈大笑，一挥手说道："神父，你真幽默！走吧，下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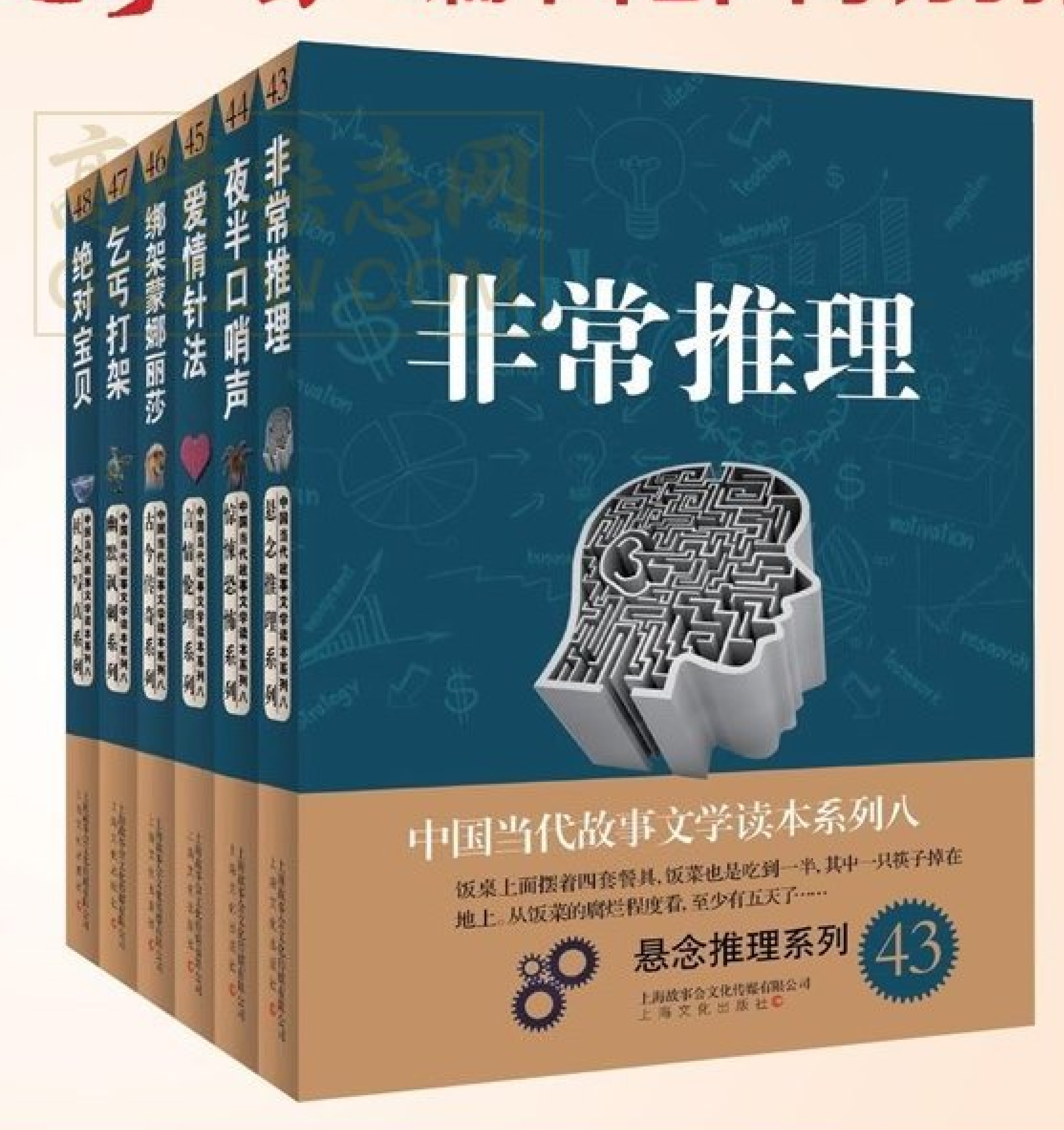
（推荐者：伯　仲）

（发稿编辑：王　琦）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八

·故事会编辑部特别推荐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现已推出系列八，一共六本：

1. 悬疑推理《非常推理》
2. 惊悚恐怖《夜半口哨声》
3. 言情伦理《爱情针法》
4. 古今传奇《绑架蒙娜丽莎》
5. 幽默讽刺《乞丐打架》
6. 社会写真《绝对宝贝》

购买方法

1、中国当代故事读本系列八原价90元，现优惠价80元。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网上书店购买，支持支付宝和20多种银行卡支付；

2、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店shop36332989.taobao.com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快捷购买通道！

3、可以通过邮政汇款。汇款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邮编：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电话：021-6433 8113。



ISSN 0257-0238



CN31—1127/I

国内代号：4—225

国外代号：M156

零售价：4.00元



每月8日出版



故事会文摘
gsh-wz